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9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會通卷之九

繫辭摭畧

經釋曰。大哉乎大傳。是天人貞一之統也。二傳之首原天地之知。能一神明之德。而贊其易簡。易簡者。天地之至德也。確然墮然。貞一為觀。以知始而作成卦。以象此爻。以效此而聖人之知能出焉。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熊秉鑑元明甫

程策猷可甫訂

汪邦柱砥之甫

江補楚餘甫全輯

上繫會通

卷九

下傳 尾俱 見易 一易 盡之 上傳 章言 行德 也下 百章 也

進而本諸天也。二傳之終極卦爻之法象盡變通之利而歸之德。行德行者聖人之易簡也。至律至順知險知阻以神明而默成象。卦所象效爻所效而天地之至德存焉。反而約之身也。又曰天地之道貞夫一。聖人之德以致一。貳者疑之易也者明天道察民故。因貳以濟其行反之使貞於一者也。貞於一而道矣。乃其贊卦爻也。廣大準乎天地德業效於聖人至矣。而約之君子之擬議易體立焉。其贊著策也。本天地之數極深幾之神。又至矣。而通之日用之酬酢易用行焉。其發擬議變化之端。要何思何慮之則。惟樞機於言行司契於人心。約之精義約之利用約之畏慎謙密研幾而時動也。以致一也。此可以觀德行矣。

相聯 互 五

程啟承曰。作易以道陰陽成變化。是聖人前民本旨。而實非聖人杜撰之書也。乾坤變化之理先見於天地而妙於自然。自然者易簡是已。在天地為無心之造化。在人為率性之知能。成位天地性其易簡理得也。而此理之得失分則吉凶悔吝之途異矣。聖人觀象係詞係此者也。而象因乎變。妙於動。即為道。分三極而合之。惟一天詞判吉凶悔吝。而君子體之。惟一吉。得此一者易簡之功也。出乎易簡。便入於險阻。故詞有險有易。豈別有指耶。無非教人憂悔吝。震无咎以趨易避險云耳。固知易之道盡於易簡。準於天地而用於聖人。聖人以易而知故合天地而無不知。以簡而能故與天地合而無不能。範圍也。曲成也。通知也。望心之神易。

易道故自神易而能彌綸天地也。夫彌綸天地之道何道乎。一陰一陽之道也。无體之易乃從陰陽生。而名易。无方之神乃從陰陽不測而名神。洵矣易為道陰陽之書廣大而易簡者也。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然則易其至矣乎。豈非聖人之所以德崇業廣者乎。存之於心則道義之門也。擬議之於言動則變化之成也。而變化之道何以知之。觀天地之圖數知之也。聖人衍天地之數於尸。而致天地之用於人。故尸數之變化无窮。而天下之能事已畢。酬酢祐神即天地之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此變化之道神之所為。而易道之所以神。則聖心之神為之也。易其聖人所以極深研幾而神通志成務之用者。即向非本之乎。洗心之神知。何以明天

道而察民故。何以興神物而前民用。而所謂立象設卦係詞變通。鼓舞誥之功乎。故曰此聖心之神為之神。盡則吉凶與民同患之意。盡而會其意。得其神。是在神明默成者耳。夫神明默成。知變化者也。即能成變化而无庸擬議者也。所謂易簡理得斯其入乎。吾固謂易道只一易簡盡之。故下傳復原象爻以論吉凶而歸之於美一。一即易簡之謂也。象像此爻效此。此外別無造化功業。別無神明物情。別無通變神化。亦別無所謂吉凶悔吝。而辨君子小人。之淑慝者。貞于理之一。而不容二也。是故咸戒憧。一致故也。豈獨屈伸感應之致一。而動靜一也。小大一也。安危一也。微顯損益亦一也。小人失此一。如困三鼎四噬嗑初上均凶之屬也。君子得

此一。如射隼。苞桑。知幾而復。損一而益。均吉之屬也。乃知聖人作
易。後天不若先天之無言者。曷故哉。懼衰世之民。不明于理之一
而其心貳。其行罔濟。不得已。剖吉凶報失得。令不罹於憂患云耳。
是故九卦皆處憂患之道也。道之屢遷。又以明憂患之故。懼人心
也。而統一卦之時物。則是非辨而吉凶決。兼六爻之變動。則當否
異而吉凶生。大哉易道。未有危。不平易不傾者。此何莫非懼人以
終始而免人於凶咎乎。總之聖心本易簡。以知險阻。知以理之一
也。係爻彖以決吉凶。情遷雖不一。而究歸於理之一也。其惟辭寡
者乎。斯之吉人。即前所謂默成其人。而易簡理得者乎。嘗總為之
說曰。乾易坤簡。天地之所以成化也。是天地之易也。亦聖人之所

以成象爻也。是聖人之易也。易簡而理得。聖人即天地也。易簡而
知險阻。則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而百姓之得以與能也。係詞二
傳以易簡始。以易簡終。嗚呼。盡之矣。

上繫

天尊全旨

此章言伏羲作易之本原。與君子體易之要道也。

蓋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者。易之道也。易未作而已形于天地
之間。雷霆風雨日月寒暑男女者。天地之道也。易既作而悉具于
卦爻之中。然而天地與易。樞不外乎自然之理。所謂自然之理者
何也。易也。簡也。易道盡于乾坤。乾坤盡于易簡。君子之體易簡。正
體易之實功也。

備口說
天地乾
坤本言
而參天
地前後
應

程猷可曰通章以易之乾坤為主歸重易簡上夫子係詞開口便
說天蓋地卑乾坤定矣見得有天地而卑高動靜方物象形種
悉具有乾坤而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亦種之悉具是乾坤所在即
天地所在也未有易先而理在天地既有易後而理在易矣而總
根于自然之易簡非有所安排造作也天地所以生成者此易簡
也易之所以摩盪者此易簡也聖賢所以崇德廣業者亦此易簡
也。此易簡而與乾坤合則其德即天地之德業即天地之業而
成位乎中矣。總是論易書之作無非發明乾坤之理要人為聖賢
以與天地參耳。此章得就先天之易言故曰易簡何也。一部易
書只是剛柔二画摩盪而成何等易簡故夫子刻出易簡以示人

而末節成位乎中分明是指羲皇作易之聖人

李氏曰前四節先言天地其乎易理繼言易理見于天地以見易
書之易即天地之易後四節言乾坤分見之理及聖賢無体之學
以見天地之易即人身之易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
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易之為書聖人所作也非聖人私智所為也天地間原有易理
聖人因而摹寫之耳且觀易于摩盪之後有乾坤矣貴賤矣剛
柔矣吉凶與變化矣然乾坤豈自易始哉天以純陽位上而處
尊地以純陰類下而處卑一健一順已有乾坤之實矣乾坤不

先易定乎。自是有貴與賤。非位于易也。地與萬物之卑者陳于下。天與萬物之高者陳于上。則易中卦爻列于上為貴。列于下為賤者。已位此矣。有剛與柔。非断于易也。天與凡物之陽者。性常主動。地與凡物之陰者。性常主靜。則易中卦爻。陽動稱剛。陰靜稱柔者。已断此矣。吉凶辨于詞。豈始于詞哉。觀于事之一念。向善而眾善咸集。一念向惡而眾惡皆歸。以類而聚。人之善與善交。不入惡黨。惡與惡交。不與善謀。以群而分。聚分而善必吉。易之順理而吉也。聚分而惡必凶。易之逆理而凶也。吉凶不已。生乎變化。起于著。豈始于著哉。觀于日月之升沉。星辰之顯晦。在天成昭。回之象。山川之流峙。動植之榮枯。在地成絳緯之。

象形之陽化。陰者著策之陽。窮于九化為少陰之八也。象形之陰變。陽者著策之陰。窮於六變為少陽之七也。變化不已見乎造化有自然之易如此。

此夫子從有易後。追論。畫前原有易如此。鄭氏曰。通節重乾坤二字。若貴賤剛柔變化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除吉凶二字外。未嘗有是名目。皆夫子彖傳象傳標出。蓋六十四卦。總是一箇乾坤。而此乃其中所具之物件。不可以貴賤等與乾坤並列也。陸庸成曰。乾坤之于易。為門為緼。是剛柔變化所包含而從出者也。故乾坤定。乃列貴賤之位。此位非剛即柔。断不相混。故辭各指其所之。而吉凶生焉。總之。剛柔變化。其間假令變化不可見。則乾坤

或幾乎息矣。此之易理原在天地。俟聖人仰觀俯察而得之耳。句有陰陽字。

天地重健順，不重尊卑，恐碍下卑高也。卑高兼天地人物，陳者鋪列有等級也。位者以次相序，自不容紊也。貴賤無內外，秉承言凡剛必動，凡柔必靜，常者常性也。對變言動而無常則易衰，不得為剛靜而無常則易躁，不得為柔惟常則一剛一柔斷然不相雜，乃為不已之德。置陰陽言剛柔者，質可見，氣不可見也。方嚮也，物入也，方即物情之效，其動物即方向之成其品也。吉凶奉善惡而生，所聚善惡之漸積也。所分善惡之異黨也。蘓子瞻曰：方本異也，而以類故聚，此同之生于異也。物羣則其勢不得不分，此異

此字看

一以變
為象化
為形

之生于同也。有成而後有毀，有廢而後有興，是以知吉凶之生于相形也。象者乾道之流行，故屬天。形者坤道之結實，故屬地。象形即變化所在，且象形各自有變化，非合象形而為變化也。易述曰：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為象或為形，所在之不同耳。其實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于上也。形者象之體質，留于下也。張氏曰：成象成形，須得變化意，假若日月無往來，星辰無顯晦，山川無聳伏，潮汐人物无老壯榮枯，則滯而不通，造化幾乎息矣。故日月星辰山川動植之屬者，天之象也。地之形也。其往來顯晦聳伏老壯榮枯之屬，相推而不窮者，象形之所以成也。變化見則天地之妙用顯矣。

剛柔即
乾坤體
質效天
地之純
一部易
書皆此
變化耳

吳因之曰。首節不是。昼前之易。只是造化。即易意。故易一作而造。化之象形。无不具矣。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是故聖人因之以作易。為見天地間。只陰陽兩端。而萬事萬物之理。莫不悉備。画一奇以象陽。画一偶以象陰。剛柔立矣。由是剛摩柔而生太陽。少陰。柔摩剛而生太陰。少陽。兩相摩為四矣。太陽與少陰相摩而生乾。兌離震。太陰與少陽相摩而生巽坎艮坤。四相摩為八矣。是之謂剛柔相摩。易之小成也。由是以乾兌離震為主。以八卦推盪其上。則自乾至復。三十二之陽卦之

矣。以巽坎艮坤為主。以八卦推盪其上。則自姤至坤。三十二之陰卦立矣。是之謂八卦相盪。易之大成也。至此則易道大備。而凡乾坤也。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也。無不具其中矣。則夫造化所在。何非易理之著見乎。但見天地間。雷霆之鼓舞也。風雨之潤澤也。日月推遷。寒暑代謝也。孰非是陰陽之變化。生人生物哉。由是陽而健者。乾道。乾道所成則男為。陰而順者。坤道。坤道所成則女為。而陰陽之變化。滿盈于天地之間。皆易理之變化。呈現于天地之間也。至此則易書造化相為流通。信乎易非聖人之強作矣。是故節。聖人作易之事。指橫圖言。摩以相生。言兩物相摩也。盪以

相交言不止于兩也。伏羲畫卦時就他一上加二，却象似摩以二
交八却象似盪。此形容字眼非真摩盪也。摩在八卦未成之先盪
在八卦已成之後摩盪即變化也。項卿曰：看來天地原只一乾坤
乾坤原只一變化。此造化自然已成之易也。故易之始作也只一
剛柔而已。有剛柔也不能不相摩相摩而斯有八卦。有八卦也不
能不相盪相盪而斯有六十四卦。剛柔者乾坤之異名。摩盪者變
化之妙用。易何嘗外于乾坤哉。紀聞曰：前以乾坤貴賤剛柔吉
凶變化言，是對待之陰陽交易之體也。後以摩盪鼓潤運行言，是
流行之陰陽交易之用也。
鼓之二節言既作易之後見宇宙之間徹上徹下，俱是易理。非造

化在易之說也。但時說皆以成象成形平對，殊非書脉。且乾道坤
道此二句已含易簡一章。關鍵處宜一直說下。謂天地間千變萬
化，搃不外此陰陽。易書摩盪之後，凡宇宙鼓者潤者運行推注，无
非是理之流形。生人物之散殊如此說，方得書脉。鼓之四句在
造化上說，不宜著物。二之字輕。一者循環不窮之謂。寒暑句根日
月來亦可。吳氏曰：震為雷，離為電，震即雷也，巽為風，坎為雨，伏
羲圓圖左起震而次以離，鼓之以雷霆也。右起巽而次以坎，潤之
以風雨也。風不能潤，風而雨故亦言潤。離為日，坎為月。艮山在西
北，巽在東南，溫熱之方為暑，左離次以兌者，日
之運行而為暑也。右坎次以艮者，月之運行而為寒也。曰鼓曰潤

曰運行曰一寒一暑此正摩盪之妙

乾道節乾坤當陰陽看男女舊說無人物言有單指人言者更與
易簡之旨相合蓋乾坤之道生物之理也以乾坤之道而成男女
則男女之性本乎健順之德也與凡物得形氣之偏者不同物性
不可以語健順故男女以人言也此結上文以起下文見乾坤乃
人固有之理而德業所由成也 蘓氏曰玩二道字二成字則人
之道一天地之道會易理而配天地者非人其誰 姚承菴曰在
人形質為男女德性為易簡夫子要人形質上識有易簡之理故
先成男成女隨說知始作成為易簡云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然是乾坤之道最廣大又最要約以分見于天地者言之彼乾
天也有父道焉不特成男而已氣始其形理始其性盡男女皆
主宰而賢始之也乾其知大始乎坤地也有母道焉不特成女
而已氣成其形理成其性盡男女皆作養而成就之也坤其作
成物乎 乎始物可以觀知盡物始之若甚難矣不知乾健而
動者也即其所知氣至遂著理行遂通蓋物始之不必物
經營之也何易如之要之乾之所以成位者惟此易而已于成
物可以觀能盡物成之若甚煩矣不知坤順而靜者也凡其所
能皆因大之氣固物之形因天之理全物之性蓋物成之不
必物創造之也何簡如之要之坤之成位者惟此簡而已

天地
易簡
看物

言乾坤之理以起下文無体之意不復主易言也重下節易知簡能正見天地德業之盛成位于上下處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然兼而体之存乎人焉彼易簡者吾與天下同為良知同為良能也誠能法乾易以存心而克去艱險則明白坦夷盡人皆可能矣法坤簡以處事而謝絕紛擾則徑直要約盡人皆可能矣惟易知則我以是存心人亦以是存心凡天下以心相信者皆吾親也惟易從則我以是成能人亦以是成能凡天下力于為

善者皆吾功也有親則因信從之衆其精神更无古今矣不可反乎有功則因倡率之廣其作用直滿宇宙矣不可大乎可久則其德日新之盛德是賢人之德也可大則其業富有之大業是賢人之業也德業至于賢人而吾之易簡一乾坤自然之易簡矣天下之理有不得乎至于天下之理得將見天以易始物成位乎上地以簡成物成位乎下吾以易簡体物成位乎中何愧哉可見易書之理即天地之理天地之理即吾身之理人當求易理于天地又當求易理于吾身

陸氏曰知始作成天地之大業也易知簡能天地之盛德也夫變化之內而易簡之精窺焉乃知人之良知一易也良能一簡

也。法乾坤者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惟易簡在聖人故凡乾坤
之所知始而作成者莫非聖人所密藏如得貴賤之理于高卑得
剛柔之理于動靜得吉凶之理于方物舉變之化者一以貫之
矣。夫是天地定位聖人成能而作易以與天地準非成位乎中者
孰能與于此哉。
前三節見得天地間物上有乾坤此見得人心自具一乾坤蓋人
自有生來易簡之妙合下稟受所謂良知良能是也。此良知良能
何人不可知何人不可能只因自生情識所以生出无限艱難險
阻耳。故從易知易從說起直說到有親有功可大可久无非形容
易簡之妙以易知二句為主下數句逐一數出非有无後俱是本

体脩証工夫不是向外尋討者。天下事不可一毫著意亦不可
一毫着力易只是主乎理而不著一念簡只是循乎理而不著一
力易知易從俱著已言且慢說人知人從能易簡就是易知易從
惟易知易從方是易簡非謂易簡了然後易知易從也。易知即
是親謂天下本然之情與我常相通非人來附我之謂也。易從即
是功謂天下當然之事與我常相合非人來助我之謂也。又即
至誠无息之久萬古一日良知之本。体如是耳大即善與人同之
天成不獨成良能之分量如是耳。程氏曰本義云有親則一于內
何也蓋易知之心既與天下共知則一而不二其精神更无古今
當吾世而有親者此心即當時而在也。千百世而有親者此心即

等直
不必
如時說
賢字
節易
同文冬
翻工
入轉出
生入未

后世而在也。所謂堯舜其心至今在者。故曰可久。若該因人之信而自信益堅。則遜世不知。將自悔乎。賢人猶言過人。若說賢而未聖。則可大可久之外。豈復有加乎。体易工夫已到極處。下節再无工夫。故直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是足上之辭。未節易簡即與乾坤易簡合一了。天下二字重。曰天下之理便是充滿世界之道理。亦是天下公共之道理。然皆性分所有的。本現成。惟易簡則卑者高者。動者靜者。類聚者群分者。成象成形者。萬有不同之理。无不收拾盡矣。得字最要。理會在我之理。即是天下之理。更无兩樣。成位乎中者。成人之位于天地之中也。夫生于天地之中者。皆人也。必如此方能成人之位。而無愧于人。與天地

並立為三。不必說到贊襄處。其中云者承乾坤之理。應天尊地卑而言也。

聖人設卦全旨

程氏曰。上章言先天之易。原始于剛柔摩盪而

歸諸易簡之理。至論聖人体易而不言工夫。曰久大德業。曰理得成位。亦從先天論也。此章言後天之易。究析于詞占象變而歸諸三極之道。至論君子學易而不廢工夫。曰居安樂玩。曰言無不利。亦從後天論也。張彥陵曰。上章言聖人之畫卦。此章言聖人之繫辭。然辭實不外于象。實不外于道。象之所在即道也。聖人之辭全是借象以顯道。之所在即天也。君子學易全要得道而合天。從象字剔出一道字。從道字提出一天字。見君子與天合一。方

完學易工夫。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伏羲画卦吉凶之理固默示其微矣。然有画無文民用弗彰。周文聖人于是取先天六十四卦而布列焉。統觀卦象則時有消息而係彖詞以明一卦之吉凶。析觀爻象則位有當否而係爻詞以明一爻之吉凶。則易道大備而利用彰矣。然所以觀象係辭果何本哉。蓋辭固因象而係象又因變而著也。卦爻之奇者為剛、進之極則柔推夫剛而陽化為陰化所由生也。卦爻之偶者為柔、退之極則剛推夫柔而陰變為陽變所由生也。是其變化之間消息當否无不具焉。所謂吉凶已寓此矣。觀象

係辭非本此哉。

上言辭所以作辭作而占在其中。下言變所以生變生而象在其中。

聖人節要發出吉凶得辭而明意妙在觀字。觀是周文心印義皇之易處作易之事全在此節。

剛柔節是原觀象繫辭之由。相推要發出活動的意思。與剛柔相推變在其中。又自不同。推是自內推出外。非有兩物對待而相推也。如陽窮于九自然有箇八隨後而來。陰窮于六自然有箇七隨後而來。如推出來一般相推即是變化。原无兩層。朱子曰：陽化為陰只是恁地消縮去。故曰化。陰變為陽其勢浸長漸有頭面。故曰

變。

胡氏曰。易之道不外辭占象變吉凶占也。占以辭而明。故曰繫辭而明吉凶。變化變也。變由象而出。故曰相推而生變化。要知剛柔相推之時。或當位。或失位。而吉凶悔吝之源。正起于此。聖人所觀。此也。聖人所明。此也。蓋吉凶悔吝雖係于詞。而其原實起於變。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夫辭占象變具而易道備矣。天下之理。有不襍寫于其中乎。是故辭之吉者。即人事惠迪而得之象也。辭之凶者。即人事從違

而失之象也。辭有自凶趨吉之悔。即既失而困。衡憂之象也。辭有自吉向凶之吝。即既得而安。肆虞之象也。象變之中。柔變趨剛者。即造化退極而進消而復息之象也。剛化趨柔者。即造化進極而退息而復消之象也。既變而剛。即陽明用事。昼之象也。既化而柔。即陰晦用事。夜之象也。至若剛柔變化。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九六迭用。所謂動也。其三極之道乎。蓋三才各一太極。而太極各無陰陽。動于初二。即地道之剛柔交錯也。動于三四。即人道之仁義並行也。動于五六。即天道之陰陽迭運也。易理無該固如此。

二節時說以辭占申上觀象繫辭象乎人事象變申上剛柔變化

象乎造化。看來不必分頂。只云詞占象變具而天下之理悉備其中。總見易之至精至實。而不可不學也。故下文即接以君子學易之事。是故二字貫下二節。象非相似。乃形象之象。凡人行事逆理而失則凶。順理而得則吉。困心衡慮則能自訟而悔安。意肆志則必召辱而吝。虞安也。憂虞分貼方明白。朱子曰：悔吝是吉凶交互處。悔者吉之漸，吝者凶之端。且吉凶悔吝四者循環。悔便吉，吉便吝，吝便凶，又悔正如剛柔變化。剛而化，即是柔，而變，即是剛，亦循環不已。變化節變化者，剛柔之未定。剛柔者變化之已成。進退者造化之消息。昼夜者造化之幽明。六爻之動，只以九六為剛柔，不以初

二三四五上為剛柔動即變化也。三極之道亦只一動。故以六爻之動為道，非以六爻為三極也。象滯而不神，道則變動不拘。動即道也。道即極也。極一而分布于天地人為三。故曰三極。蒙引曰：語道体謂之太極。語太極流行則謂之道。易有太極。推原于卦爻未生之先。此言三極之道。推究于卦爻已動之後。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君子可不學乎。是故自之所處有為持循之地。而安適不變者，則在易之序焉。卦爻之中剛柔往來陰陽消息莫不有當然次

弟足為居身準也。居安在此則一身皆易矣。心之所寓有為悅
絳之真而沉潜玩味者則在爻之詞焉。蓋爻之詞假象明理稽
實待虛莫不有精蘊旁通足為悅心資也。樂玩在此則一心皆
易矣。然豈以動靜間其功乎。是故靜而未卜筮也則觀其得
失憂虞之象而玩其吉凶悔吝之詞。固居安樂玩矣。動而已卜
筮也則觀其剛柔相推之變而玩其吉凶所決之占亦居安樂
玩也。蓋易之理即天之理。動靜合乎易則合乎天。是以自天祐
之居無不安。動無不順。不亦吉而无不利哉。
孫賡菴曰。聖人因變以觀象。因象以係詞。不惟盡造化人事之形
容。抑且具三極大中之至理。而易誠不可以不學矣。是故君子所

安樂
易言
其工
之詳
在觀
玩詞
玩

居而安者在剛柔變化之易序。所樂而玩者在吉凶悔吝之爻詞。
其躬行心得只是一箇易理。居安樂玩不是君子去居而安樂
而玩也。上文說六爻之動三極之道則此卦爻之序列分明三極
之道之昭陳。此卦爻之係詞分明三極之道之闡發。次第燦然。義
理瑩然。足為君子之居安樂玩耳。故君子居則云云。動息于斯而
不能舍也。吳因之曰。居安亦非墨守之謂。只是左來右去。千翻
萬覆。凡事循理做得恰當。不泥定卦爻之迹。而運用精髓處。渾是
卦爻所著當然之次第。究竟亦無他道時而已矣。爻詞雖不如彖
詞之約。却一爻自有一義。一事自為一理。其員轉推移周流活潑
處。不啻烟雲過目。頃刻萬狀。蓋易道趨時而趨時之教。尤盡洩于

六畫若以隨時從道之心思潛思暗想真有手舞足蹈而不自知者故曰樂而玩者又之詞居斯安匪安不成居矣樂斯玩匪玩不成樂矣

末節象辭變占不可平辭占即在象變內象變即易之序未筮為象既筮為變辭占即易之辭未筮為詞既筮為占 胡雲峰曰象

與變有剛柔變化之殊辭與占有吉凶悔吝之異君子居而學易已窮乎象與辭之理動而用易又適乎變與占之宜動靜无非易

即无非天故吉无不利天地間剛柔變化無一時間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无一息停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故上文示人以吉凶

悔吝此獨言吉一者蓋學易之後自無凶悔吝也無凶悔吝即吉

天只有 吉利一 還易之 凶悔吝 亦要人 悅到吉 利處故 必吉利 乃見學 易達天

也

蘓氏曰君子身與道俱即與易之序俱而忘其為象心與道契即

與易之詞契而忘其為言曰觀象曰觀變非徒觀也觀此道也曰

玩詞曰玩占非徒玩也玩此道也有得于道則三極自我立而天

且弗違矣 陸庸成曰三極分之則三合之一天也易著之有吉

凶君子体之惟吉也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彖者言乎章全旨 首章以画卦言有望于賢人之體易前章以

繫詞言有望于君子之學易此章則合卦爻詞而言其通例泛示

衆人之用易也

程氏曰通章重詞是統言卦爻之詞之通例也彖詞言乎象爻詞

言乎變自吉凶悔吝无咎之詞係而卦爻之精蘊闡矣要之聖人
係詞其言吉凶甚辨其憂人最深其震動人最切其指人以所之
之路最明無非欲人謹其介而防之于初知所悔而改之于後所
之者向易不向險向吉不向凶而歸于无咎耳此卦爻之詞之通
例也係詞之功大矣其實辨吉凶一句足以槩此章之旨指其所
之即辨之以示人處而憂悔吝震无咎無非吉凶與民同患意也
吳因之曰言象言變言失得言小疵善補過猶是易書平易通
達之教至憂悔震无咎則聖人所以潛移天下默奪人心尤開物
成務之至妙而用意之最深者通章非徒叙列通例全要發出聖
人憂世覺民之心自其所示曰言自其所示之包含處曰存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
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先天立象意已盡矣何文周二聖又繫詞以盡其言无非覺民
意也彼文王繫象果何言乎言乎全体之象也周公繫爻果何
言乎言乎一節之變也彖爻詞有吉凶者蓋言象變中有時
之消位之不當為失則凶也有時之息位之當為得則吉
也又有悔吝者蓋言象變中有向于得而未得尚有小疵則內
生怨艾而成悔也向于失而未失已有小疵則內啓尤釁而成
吝也又有无咎者蓋因象變時窮位極不免有過矣于窮極之
中求其一節之變通卒能因位轉移隨時幹旋而善補也

首節頌把義皇。盈卦說起方與卦。有小大相應。姚鳳格曰。聖人觀象而係彖詞。故彖以言乎象。者奇偶純雜。內外消長之形象乎物之宜者也。聖人觀變而係爻詞。故爻以言乎變。者隱顯貴賤當否比應之殊。趨乎時之變者也。彖非無變。但在全体。尤渾淪明白。故專以象歸之。爻非無象。但在逐節。隨時可見。故專以變歸之。

吉凶節。吉凶悔吝无咎。即上文卦爻詞所言者。第上分言。此合言。其有失得小疵。善補者。以時位才力之不同耳。即所謂象與變也。吉凶者。失得已定。悔吝者。失得未成。猶可改也。故曰。小疵至于善補。過而无咎。則有得无失矣。善字極重。人既有過。即如王有

瑕。疵衣有破碎。非磨泮極工。則瑕疵未淨。非彌縫極巧。則破碎之痕尚在。不得謂之善補。善補者。反之早救之力。委曲圖回。過而渙于無過。完。全。方謂之善補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是故爻有貴賤。易列之而以次分布者。則存乎六爻之位。焉。統言之。外貴內賤也。析言之。乘貴承賤也。象有小大。易齊之而以類分定者。則存乎六十四卦。焉。陽為主者。其道公而大。陰為主者。其道私而小也。夫貴賤與小大。雜陳則有失得之報。而吉凶生矣。易辨之而使知趨避者。則存乎詞。焉。卦之詞。失得著于全。

列齊辨
非是
去乃
自列
云也
賤小
大言
介與
特著

體爻之詞失得著于一節觀之而吉凶居然知矣然吉凶未判
之先易嘗于悔吝戚然憂焉果何存乎存乎介也蓋介者易中
陰陽消息之間即人心理欲之分于此憂之則必遏欲存理悔
吝免矣吉凶已成之後易嘗于无咎惕然震焉果何存乎存乎
悔也蓋悔者易窮則變之規即良心萌動之關於此震之則必
舍舊圖新咎可免矣

二節舊說相承以位申變以卦申象吉凶悔吝无咎各申上文亦
是但此章專重辭上列貴賤二句只是引起下三句見得有卦爻
斷不可无辭以辨吉凶耳易辭總為辨吉凶憂悔吝震无咎正辨
吉凶之幾處无非欲人有吉而无凶也 貴賤以內外承乘分

大以陰陽分此名分不容混淆者吉凶所由生也但其理未著辨
別之者必待明而後明憂危懼也介者理欲之分途震驚動也悔
者良心之省覺介在事前悔在事後 易凡言无悔吝即寓介之
意言无咎即寓悔之意憂時豫之悔存乎遲速之介也憂即鹿之
吝存乎往舍之介也震其臨之无咎存乎憂而悔也震頻復之无
咎存乎厲而悔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若各指其所之
合而言之卦分陰陽有小大義詞別吉凶悔吝无咎有險易矣
然詞所以險易者亦隨卦之所向耳蓋小卦之情其道私其類
隱所處有從欲之危是以不向于失則向于小疵而凶悔吝之

詞隨之矣。大卦之情其道公。其類淑。爾處有順理之裕。是以不
向于得則向于補過。而吉无咎之易詞隨之矣。詞與卦豈有二
哉。卦爻詞之通例無餘蘊矣。

此節總言詞出于卦。正所謂象言乎象也。而爻可推矣。卦有大
小。好卦便是大。不好卦便是小。如復如太如大有如夬之類。盡是
好卦。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盡是不好卦。詞有險易。大卦詞易。小
卦詞險。如休復吉之詞自是平易。如困于葛藟之詞自是險。揚
誠齋曰。讀謙復之詞者如行夷途。如逢春陽。如對堯舜周孔。何其
氣象之和樂也。其詞夷易而指人以所之。得且吉也。讀漸剝之
詞者如履霜雪。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凜栗也。其詞艱險而

指人以所之。失且凶也。所向處是情。有險易。故詞亦隨之。
不要說所向有大小。大卦詞未必皆易。小卦詞未必皆險。此只是
大槩說耳。吳因之曰。此見聖人係詞无非示人之向往。當由乎
易而不可入于險也。不險其詞則使天下懈怠而无震攝之心。不
易其詞則使天下危疑而无自全之策。險易自當兩存而不廢。故
曰詞也者各指其所之。項卿曰。大之不能不易。小之不能不險。
此理有自然。事有必至。是之謂之也。詞惟各指其所之。則趨避者
有定準。就理者无他岐。天下後世知有大道而不可欺以邪徑。信
有易地而不惑以險途者。全在于此。

易與天地章全旨 陸庸成曰。前三章画卦係詞則易之事備矣。

故此章與下章俱是贊易。此章曰天地之道。下章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曰神無方。下曰不測之謂神。此曰易無体。下曰生之謂易。但下章用謂字以別之。似別為一章也。此章看數故字。下章看數謂字。道統神易而得名。神則兩者一之易。則一者兩之。此三字又二章之目也。彌綸天地之道是綱。下三節至晝夜之道而知。總是彌綸處。故每節必首天地字。曰天文地理曰天地相似曰範圍天地。其生死鬼神知仁化育流行皆具之天地者也。道即天地之道。通知即彌綸者而會通之也。此句是聖人用易小結。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是通章贊道之大結。正見所以與天地準也。程敬承曰。易與天地準。于聖人用易處見得。聖人用易以窮理盡

言句與

性至命亦是一套事。窮理處即是盡性。盡性處即是至命。不必既把理性命三字牽纏。要說得渾融活潑。窮理者求天地之道于萬殊。盡性者會天地之道于一本。至命則裁成輔相而天地之道自我立矣。蘓氏曰。首節是知天地。次節是似天地。末節言天地之造化在我。固莫得而窺其知。亦莫得而窮其似。此所謂彌綸也。要之三節亦自貫串。與天地相似承上文來。知之明則体之至也。知仁合一。猶天地之動靜始終聚散合一也。道至此則何不可範圍曲成。通知乎。通知是渾融為一之意。非漫曰無之而已。故贊之以神无方。易无体。其曰用易者。聖人一身无非易。猶易為体而聖人為之用。非必用易書而後能爾也。

聯絡妙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天地一陰陽也易之作以道陰陽也不與天地準乎故統觀其
外則無陰兼陽有以彌之而全体无遺析觀其内則分陰分陽
有以綸之而條理不紊惟準之故能彌綸焉然則理性命无不
畢具而待聖人之用者在是矣

天地之道即下文幽明死生鬼神仁知與夫天地化育萬物生成
不外此陰陽也準者準其道也彌包綸外綸在彌中舉理性命无
不包羅而其中一一脉絡不紊也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
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細二
不平

以聖人用易窮理者言之幽明者陰陽之顯晦而所以然之故
者理也人知聖人知其故矣不知聖人以易之理仰觀經緯之
天文俯察一定之地理則知天文之夜與下地理之北與深幽
也所以幽者陽變陰也天文之晝與上地理之南與高明也所
以明者陰變陽也幽明之故以易而知之矣死生者陰陽之聚
散而其說之難明者理也人知聖人知其說矣不知聖人以易
之理推原人物之所以始反觀人物之所以終則知始之生者
氣化之疑陰變陽也終之死者氣化之盡陽變陰也死生之說
以易而知之矣鬼神者陰陽之屈伸而其情狀之妙不可知者
理也人知聖人知其情狀矣不知聖人以易之理究其陰精陽

氣聚為有象而成物。魂遊魄降，散入無形而為變，則知精氣之聚乃造化自无而有，神之來而伸也。陰變陽也。遊魄之變乃造化自有而无，鬼之往而屈也。陽變陰也。鬼神之情狀以易而知之矣。易固聖人窮理之書也。

惟天地之道彌綸于易，故聖人以易証之。天地間見得易道通徹，故于天地間更无障蔽如此。幽明死生鬼神不離陰陽。曰蔽曰說，曰情狀不離陰陽變化。鄭氏曰：聖人以陰陽之理觀察原反推究乎文理始終精魂之際，因見幽明死生鬼神之理，總一陰陽，皆有以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而体蹈之，則天地之道彌綸于聖人之一身，而與之相似不違矣。三知止是一知，幽明死生鬼神一

物也。特天地間有此名色隨在言耳。若論其實則知幽明一句便了。

天氣也，而成文地形也，而有理。文易見，故可觀。理難知，故用察。幽即天上，地下之不可得覩者也。明即天地萬物陳列于耳目者也。始以未生之前言，終以既死之後言。原推本也。反歸覆也。精魄也。耳目之精為魄，氣魂也。口鼻之噓吹為魂，精氣合則魂魄合，而凝結為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為變。是魂魄相離，此雖獨說游魂而離魄之意自見矣。魂漸散去，无所不之，故曰游。自其可見聞者謂之物，自其不可執着者謂之變。情狀猶言氣象。情无形而狀有象也。陸氏曰：聚散處即狀，所以聚散即情。故

易要 用易 後做 明死生 鬼神言 若以此

字說字情狀字。還做所以然為是。或曰幽明即故觀察即知不做所以然下做此。

與天地相似故不遠。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以聖人用易盡性者言之。聖人高明配天。博厚配地。而與天地相似。則以此參彼而不遠。何也。天之高明為智。地之博厚為仁。天地之道。智仁而已。然皆陰陽之理。具于易書者也。故聖人以易盡性亦智仁而已。言乎其常。智周庶物而溥之。以道濟之。仁則智不過于空虛矣。言乎其變。巽以行權而立之。以中正之極。則智不流于變詐矣。然聖智不特周知旁行也。優游于仁義禮。

智之天理而默契乎元亨利貞之天命。則見大心泰何憂乎。而智其益深矣。聖仁不特道濟不流也。從容于素位之境。而一敦夫天理之心。則真体肫篤。不能愛乎。而仁其益篤矣。至是則智與天同其高明。仁與地同其博厚。故曰與天地相似而不遠也。易固聖人盡性之書也。

前講猶依舊說。而新說此節承上言。幽明死生鬼神而皆知之。于易可見易之道。即天地之道也。聖人作易。故其道與天地相似。相似故不遠。此句且虛講。知周等項。正是相似處。智周道濟與天地同事功。旁行不流與天地同變化。樂天而知命。則益无所遠于天。安土而敦仁。則益无所遠于地。程敬承曰。知周即上知其故其。

既說智
周即承
上也字
末相承
說下刊
敦仁處
方是仁
不拘
以仁智
對起

說其情狀之知。无物不知。是謂知周天下者。萬物之會也。道濟是有道以濟天下萬物也。隨知周之所至而處置得宜。非增非減。无偏无陂。何過愆之有。盖道本无過。道濟故不過也。道濟似不必把仁字代他道。盖合仁智而一之者。旁乃旁通之旁。非旁蹊也。而不流。謂應變旁通而不流。淫是也。知周之人。經權常變。隨其所行。無不通達。豈其溢于理之外而流焉。如水之在孟。稍過則流。不過而何流乎。聖心旁通而不流。豈有所係累而不樂。何者。旁通理之通也。通于理。即通于天。而樂矣。樂天自爾。知命。即幽明死生鬼神。屈伸代謝于天地萬物之中者是也。非吉凶禍福之謂也。曠然天游之心。直透徹于理之所以然。而渾忘乎感遇之適然。烏得有

憂到此。无憂地位。覺在。自得處。皆安。何土。非適何。適非仁。故曰安土敦仁。安土乃所以敦仁也。辟如桃仁杏仁。必安之土中。而後能厚培此生意。生意培得厚。自然暢茂條達。而無彫瘁之患。所以能愛。潘雪松曰。非樂天何能安土。安土者。隨寓而安心。无係累。如是方能敦仁。方能愛。者天地生物之心。所謂仁也。不能安仁。必擇自安之地。則惟知有己。不知有人。何以能愛。堯舜之得位。孔顏之不遇。其敦仁一也。其能愛一也。其樂天知命一也。能愛能字。宜玩博施濟衆。聖人豈能必哉。上二句。合言知仁。下二句。分言知仁。益深益篤者。非真有漸次。上二句。涉行事上說。下二句。說到心体。乃見精微之蘊。而為知仁之極也。

既存常

上卷

卷九

二

經釋曰。知其說其故其情狀。是三知者知天矣。人之盡。天下之大。知也。於易為知之易。而知也。不憂能愛情反之性。性復之命也。於易為具之於。於體易為能之簡。而能也。乾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以聖人用易至。命者言之。天地之化。一陰陽之氣。乃命之流行。不能无過。聖人以易範圍之。如治曆明時。體國經野。使各有節制。不過乎中焉。蓋為天地立心矣。萬物者。一陰陽之形。乃命之賦予。不能皆齊。聖人以易曲成之。如正德厚生。樽節愛養。務委曲成就。无少遺缺焉。蓋為萬物立命矣。晝夜之道。一陰陽之變。

乃命之循環。難以通知也。聖人以易通知之。如明也。生也。神也。不特知其為晝之道。而且知其夜之因。幽也。死也。鬼也。不特知其為夜之道。而且知其晝之因。其代明終始于一心者乎。夫天地萬物。晝夜皆命也。孰主宰是其神乎。孰推行是其易乎。聖人範圍曲成。而通知則心与命一矣。可見聖心之神。一陰陽不測之神也。主宰于天地。萬物晝夜之中。或在此。或在彼。无方所之。可求。聖心之易。一陰陽變化之易也。運行于範圍曲成。通知之際。或為此。或為彼。無形体之可拘。易又聖人至命之書也。信乎易與天地準。而聖人不能外之。以為用也。前講亦依時說。看来此節宜承上節來。至于似天地而不遠。則可。

聖神此

一節知

二十一

以神易
以易言

以範圍天地而不過。但似天地處以本體言。範圍天地以功用言。萬物天地之生成。晝夜天地之顯晦。曲成通知。正是範圍實事。有以通知為主者。亦佳。陸庸成曰。範圍是天地位也。曲成是萬物育也。固知仁之極功。與天地相似之實驗也。非其透徹天地之道。摠為易之道。而通知晝夜何以有此。析分之。則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合之則通。晝夜之道而知此。莫非易之彌綸。具有天地之道。故易之神以方求之。不得。易以體執之。不得。而與天地準也。神易有在聖心說者。有在易書說者。俱可。如單出一節。或二句。可就聖人至命上講。蓋神易是命。神无方。易无體。聖人之至命也。若出全書。則易道之妙。正所謂與天地準者也。

範圍句
極其大
而言曲
成句極
其小而
言
要玩一
句字一
通字一

範圍就是不過。曲成就是不遺。吳因之曰。講範圍要得主張。天地意。講曲成要得提挈。萬物意。言範圍則曲成亦在其中。然範圍實際。畢竟在曲成萬物上。範圍曲成不徒經制作為此。是性命上。感召得來。如中庸盡性贊化一般。晝夜之道。即天地萬物之道。凡幽明死生鬼神皆是。紫溪曰。晝有晝之道。乾為動直。坤為動闢。于人為感通。夜有夜之道。乾為靜專。坤為靜翕。于人為宴息。晝非自晝而為夜之根。夜非自夜而為晝之根。道固然也。通者與之無間。隔也。聖人夜氣有息。且晝有為靜而復動。而復靜。直與晝夜之道。潛通而無間矣。是知也。即復以自知之知。乾知大始之知。非聞見之知也。龔氏曰。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不受命於陰陽。而從

上海徐會通

卷九

二十九

神易无
方无体
生通知
見緊
按一故
字

後于晝夜其微有消息其著有盈虛其分有幽明其數有死生隨
流轉徙未嘗知其為晝夜也故成然止冥然行惟晝夜之所驅耳
通乎晝夜之道者則異乎此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
而有所謂不往故其體為神其用為易朱子曰通者無通若通
昼不通夜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易有體了葉氏曰通知可見
範圍曲成全出于聖心一片虛靈境界因說歸神易神言聖人主
宰處兩在不測易言聖心流行處千變不窮神自无方易自无体
无方无体只是形容神易之妙陸氏曰神即易而寓故无方易隨
神而化故不測

範圍天地三段要識得與上下兩節相貫串處如上止說聖人之

節句
句上
二下應

知不過此則能使天地之化皆不過上止說道濟天下敦仁能愛
此則萬物盡屬其曲成上止說知幽明死生鬼神此則晝夜盡屬
其通知前所謂知者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也此所謂知者則
神无方所易无形体也

一陰一陽章全旨程敬承曰此章承上章說來上第言彌綸天
地之道耳此則直指一陰一陽之謂道上第言神無方易无体耳
此則直指陰陽之生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生之易无體也
不測之神無方也摠之見一陰一陽之道所以為至妙也故章首
一句是通章大綱下文不過歷數以示人若曰此一陰一陽之道
也。在賦受則為性善在造化則為盛德大業而摠謂之易在物生

總論
不可
分

則曰乾坤在人事則曰占事而總謂之神。易道之至妙至妙者也。皆道則皆陰陽。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字最活。是旋轉不窮意。所謂動靜无端。陰陽无始。此道所由名也。陰陽相禪。則相繼。則流行于天載極純而无襍善也。陰陽相繼則相成。則体具于人物各正而不偏性也。性則合知典仁而一之者也。仁者見之云鮮矣。曷不于造化顯藏之机。觀焉。仁而曰顯。即知之用也。用而曰藏。即仁之体也。顯而藏。而顯以鼓萬物之出入。而不典聖人同憂。此盛德大業所以為極至乎。夫大業外也。而孰所藏之。富有者探其天盛德内也。而孰所顯之日新者徵其盛。此見内外互根。陰陽迭運其生。寧有窮哉。陰生陽。生陰生而

不已。如環无端。是之謂易也。成象效法何物而非陰陽。極數通變何事而非陰陽。只一陰一陽耳。而兩在卒不可測也。則謂之神而已矣。論道而至于神。斯其為至妙者。欵上章論易彌綸天地。說到神无方易无体。此章論道不外陰陽。說到生之易不測之神。蓋惟其生之所以无体。惟其不測所以无方也。自天尊地卑。至典天地準。逐句言道。則逐句都是陰陽。却秘此二字並不說出。至此乃點破。示人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見道不外陰陽也。又恐人泥陰陽求道。故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以見道不泥于陰陽也。其實陰陽不測。就在一陰一陽内。要識得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靜則為陰。太極之体所以立也。動則為陽。太極

因聖人
憂字以
易身神
指作易
言于乾
神占事
貫串

之用所以行也。離陰陽言道不可滯。陰陽言道尤不可。一說陸
庸成曰。兩個一字乃剔出道之所以然處。天即此而賦于為善人
即此而稟受為性。是人人具有一陰一陽之道。難為偏見不知者
言也。夫天地以陰陽鼓萬物。其德業之盛大。能使人各一性而不
能使之全。其見啓其知。故覺民以贊化育者。惟聖人任其憂而天
地不與焉。於是列乾坤之畫。開占事之門。而易作矣。易非他也。即
一陰一陽之道。生相推而生。變化者也。然即此生。生處通行。其
中而人不知。故謂之易。安得就易之無體而測之。不可測。非有外
於陰陽也。一一循環無體自無方。所謂神而已矣。易即作易之易。
神即著策之神。其易其神即是天地間一陰一陽之道。

一陰一陽之謂道

道之名其來尚矣。自今言之。一陰一陽之謂乎。蓋道者太極
然之理。而陰陽即太極所乘之机也。太極之靜。固一陰矣。靜極
而動。又一陽焉。太極之動。固一陽矣。動極而靜。又一陰焉。陰陽
迭運循環。无端而道之体用。于是備矣。
一即迭運意。陰陽只管迭運。即此是道。不必添一層言有主宰之
者。只依孔子口氣。一直說下。而朱子恐人誤指氣為道。失所以形
上之意。故本義云云。程氏曰。陰陽原非兩物。故摠歸之于一。一
而不分。所以顯而藏。而顯所以陰生陽。生陰所以在陰。又在
陽。在陽又在陰。孔疏謂无陰无陽。乃謂之道。无是虚无。无是太

看一
字佳

虛不可分別。惟一而已。故以一為无也。一即太極也。一不可言。即此一者。靜而生陰。是為一陰。動而生陽。是為一陽。可。言。也。故曰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是道也。充塞于天地。散見于事物。無非合陰陽為言者也。故自天命之流行。賦于者言之。方天地純靜而動。而氣之方行。此時理未著于人物。渾然太極之純粹。所謂善也。及至真精妙合成。男成女。是氣之結果。凝成而理隨以立。此秉彝各足之真。所謂性也。夫繼善陽之事也。成性陰之事也。一陰一陽道在是矣。

然天命雖全。而氣稟或異。以人之稟受言之。彼得陽之流動。發越者仁也。仁者所見。便謂道之全体。盡于仁。不知有智也。得陰之貞靜。收斂者智也。知者所見。便謂道之全体。止于知。不知有仁也。至若陰陽所稟。駁雜不純者。百姓也。百姓日用。非不囿于仁智之中。但不著不察。不知有所謂仁智也。夫仁智者。既有所偏。而百姓又一元所見。故君子智仁合一之道。鮮矣。夫仁之動。陽也。智之靜。陰也。百姓日用。不知而陰陽未始不在也。一陰一陽道在是矣。

此見一陰一陽之道。即在人性。人當体其全耳。繼善是于造化流行處。分陰陽。仁知是于人氣稟有偏處。分陰陽。其實陰陽二字不

言且人此物難

元之二
子指動
靜謂之
一字指
垣是意
減一着
意減便
正偏

容分屬。統分屬。便是智仁之偏。故一陰一陽就交處言之。陰陽交
然後生物。故隨說繼之者。繼字還是兩箇。一字所謂天命不已也。
成性則所謂物與无妄也。元統天而為善。生心而為性。其陰陽
流行初无断絕。曰繼。其陰陽稟受各涵生理。曰成。善者性之原。性
者善之實。善性皆天理。中間雖有剛柔善惡中偏之不同。而天命
之本然无不同。知繼善成性之本体。則工夫始與天命合一。始能
得性之至善而不滯于意見之偏。此君子之道也。不能見此全体
未免失其中正。落于偏倚。故仁者偏于陽。智者偏于陰。仁與知遂
分而為二。至於百姓則由乎陰陽之道而不知一陰一陽之道皆
離道也。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程敬承曰。性而曰成。原是完整的。統交過人物去。便落氣盾。統落
氣盾便有偏全。統有偏全。便分仁知。仁知豈不是道。但把一陰一
陽兒。全的道獨以所謂仁知者當之。謂仁便丢了。知謂知便
丢了。仁故君子之道鮮。君子之道即一陰一陽之道。上文所謂
天地之道也。上章說聖人之知。仁知與仁合而為一。此說知者
仁者。仁與知分而為二。二見字是心中偏見。非真見也。謂之二
字。言其已偏却不自知其偏。而謂道止于此。非謂此道為仁為知
也。此仁智乃聖人所定之名。非彼自謂仁智也。若彼知己之為
仁。為知。則亦自知其偏矣。此皆落于成性之後而未觀乎繼善
之初也。吳因之曰。學者之病莫大乎。即未到之見。以為真。蓋未

到之害猶可言也。即未到以為真則終蔽矣。所以聖人把這仁知兩樣人直與日用不知之百姓一類同看。蓋一偏之蔽甚于全体之蔽也。

淮海曰：聖人之見即仁智之見，但聖人不落于仁之見，知之見，仁智則落于仁之見，知之見。百姓日用而不知，百姓之日用即聖人之日用，但聖人知此日用，百姓不知此日用。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然氣稟雖偏而化正則全，自氣机之出入言之，天地以生物為仁也，方无亨時生之功，由內達外，顯諸仁焉。天地以成物為

用也。及利貞時机緘之用，由外入內，藏諸用焉。此氣机也。所以鼓萬物之出入也。然造化无心，氣至自出，氣歛自入，與聖人竭心思以造天下者不同矣。夫顯仁德之發也，盡萬物顯之，其德盛矣。且不與聖人同憂，則至仁无迹，莫得以德名之。盛德何至哉。藏用業之本也，盡萬物藏之，其業大矣。且不與聖人同憂，則妙用无端，莫得以業名之。大業何至哉。顯仁陽也，藏用陰也。一陰一陽道不在是乎。夫論業尝于其外，藏用何以稱焉。不知造化无体之用，時而藏用，舉萬有生意，包涵无外，故究其施其施必宏。此因內知外，謂之大業也。論德常于其內，顯仁何以稱焉。不知造化无体之時而顯仁，舉萬象茂榮暢達，莫掩

故探其源其源必深此因外知內謂之盛德也盛德陽也大業陰也一陰一陽道不在是乎

此承上文見造化陰陽之互根以破仁智之見也潘氏曰仁言顯即用是体用言藏即体是用發明道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是陰一陽之妙蓋顯即陽之動而主宰乎陰者曰顯諸仁則全体呈露而不落聲臭藏即陰之靜而附麗于陽者曰藏諸用則大用顯行而无所作為顯而藏而顯不可以意見不可以耳目知此所以知者仁者滯于偏而不得其全不著不察之民由其道而不知一說通即一氣說下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其理燦然無隱而所以然之妙不可得而測是以鼓動萬物泯然無心非聖人

可得而同也而天地之德業斯其至矣至乃申贊之辭不以顯藏為盛大不憂為至亦可

陸庸成曰聖人有憂所以天地无憂聖人之憂吉凶與民同患之憂也偏見不知者多而憂乃滋矣生以下乃聖人作易之德業所以釋其憂也

富有節于藏用時見得富有而曰大業于顯仁時見得日新而曰盛德正所謂陰陽互根之妙仁知合一之道

蘇氏曰造化不自以為有即物而有故富如使自以為有此其富有吟矣富有者未嘗有日新者未嘗新者物耳雲峰曰藏而愈有則顯而愈新此即所以為生之易

生之謂易

以陰陽之循環言之。亦可。以見道也。陰不窮于陰。又生陽。則陰易為陽。不窮于陽。陽又生陰。則陽易為陰。生之不息。而造化人物。談之矣。孰非道也。

此句乃一章柱子。與一陰一陽之謂道相照應。見得上五節是分言陰陽動靜之兩端。此則合言陰陽動靜之無端也。虛齋曰。陰生陽。生陰。在天地則為消息盈虛之類。在人物則為動靜榮瘁之類。其變皆无窮也。易字談得廣。

趙氏曰。此節之意。徹首徹尾。是中間一箇大關鍵處。若專就本節論。無造化人物相生之理。立說若無上文。言則繼成之相。乘仁知

三即
由個一
子

之相。用德業之。互根皆生。所在若無下文。則法象之相。禪占事之相。因亦皆生。所在易者變易之名。

看來此句純以氣序推遷言。承頭仁藏用來。不必無人物為是。一說陸庸成曰。易即道之變化也。未畫為陰陽。以其陰陽之生。

者擬諸形容。而畫以象之。為乾坤。乾坤立而易行乎其中。是以有著策之數。有數乃有所值之變。占者占卦之占。事則事業也。所謂功業見乎變也。此便是聖人憂民之所托。而鼓之舞之以盡其神。處故曰神無方而易無体。易所以彌綸天地之道也。道則一陰一陽之謂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陸說
易言
乾坤
占事
相

上蔡會通

卷九

三十一

以生物之顯微言之。亦可以見道也。彼物生之初。胚胎始露。僅有彷彿可象。此則輕清未形。屬乎陽也。謂之乾。及其既生。形色象貌。森然呈見。此則重濁有迹。屬乎陰也。謂之坤。夫成象之乾。陰而陽也。效法之坤。陽而陰也。此道見于生物者。然也。此本生。來舉物之乾坤。見天地間无物非生。也。舉筮之占事。見日用間无事非生。也。法象有微著之分。乾坤即陰陽二字。成者物之端倪成也。效者物之象貌見也。不是乾成坤效也。通上文而論。繼善成性。以付受言。有在天在人之分。顯仁藏用。則專主在天之化言。成象效法。則專主生物言。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以人事之始終言之。亦可以見道也。彼事變方來。未有定向。則抱著開易。究極七八九六之數。以知未來之吉凶。此則疑決志。通不謂占乎。占既決矣。則吉凶已明。于是推行于云為之際。以善事變于不窮。此則務成業定。不謂事乎。夫占乃事之未定。爻年陽也。事乃占之已決。屬乎陰也。此道見于人事者。然也。占是占卜。通變者通乎事之變。而無滯也。非卦爻之變。而程敬承曰。生之易論其理也。有理。斯有數。乃陰陽消息易數也。推極之。可以知來。占之義也。非實指占卜之占也。通變通數之變。亦易變也。變有不與時偕極者。通之即成。天下之事。非以所占卦變而通之也。蓋此章全是論陰陽之道。恐未及畫卦筮尸以復事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合造化人物觀之妙哉斯道皆陰陽之所為也。而所以為陰陽者豈可測乎。以為陽而陰在矣。以為陰而陽在矣。无在而無不在。吾以歸之于神。求道者知不外乎陰陽。又知不倚乎陰陽。斯得之矣。

不測即
反前兩
一字袖
即道之
至妙者

此通結上文與首句相應。一陰一陽之謂道。指本体言。生之謂易。即變易。指用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指体之微用之妙言。盖有本体。乃有是變易之用。此皆陰陽之所為。欲測之不可得者。則至微至妙。故曰之謂神。趙氏曰。兩在不測。不可謂道在陰。又在陽。只是陽中含陰。不可測。其為陽。陰中含陽。不可測。其為陰。神者變化

之極。不可以形詰者也。總上文而言。則綱維于繼善成性之中。迭用于顯仁藏用之際。變化于陰陽生之之内。流行于乾坤占事之間。節有一陰一陽之道。則節有一陰陽不測之神。非道之外別有所謂神也。

經綵曰。有生者有体。生者。夫何体之有。故生者謂易也。无体之體。物无不体。成象者乾乎。而何象非道也。效法者坤乎。而何形非道也。事之未來。極尸之數。以知其來占乎。而人與知皆道也。占之既决。即占之變。以通其變事乎。而人與能皆道也。皆一陰一陽之道也。在陰非陰。在陽非陽。方陽倏陰。方陰倏陽。豈有方哉。有末可測。无方不可測也。故不測曰神也。

理章宜
歸重易
簡句易
簡乃廣
大根原

夫易廣矣二章全旨。陸庸成曰說易者未說破陰陽縱自天尊地卑說到與天地準俱似懸空一說破陰陽便覺上上无時无處无物不是這箇故前章贊造化曰盛德曰大業曰至矣哉而歸之生之之易此即贊易之廣與大又曰其至矣乎皆不外陰陽之道也前曰繼之者善也此曰易簡之善前曰成之者性也此曰成性存之前曰顯仁藏用此曰專直翕闢前曰盛德大業此曰崇德廣業前曰生之謂易此曰大生廣生曰易行乎其中總是天地之所有者皆易之所有非易有之也陰陽有之也此聖人所以用易為效法之書也歟。

廣大章全旨。此章三節一氣相承說首一句是骨子以言乎遠

三句虛、狀他廣大的模樣。次節推廣大本于乾坤而末節遠承之曰配天地至配四時日月至德皆配天地中事也。郭青螺曰論廣大至配天地極矣。然不說到四時之運行日月之照臨則天地之為廣大處猶未見得。不推到至德處則天地所以為廣大處猶未盡得。故宛極言之見得易之廣大原本乾坤廣大而來而其理之精微實通于乾坤之所為乾坤處非直配天地形体之廣大已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易之為書也其中極蓄无涯廣矣其外包括无遺大矣蓋易不

二卷系合目角

四十一

此靜
下節
靜字

外陰陽而陰陽無体事物以言乎遠則雖千載六合此理隨在
各足有限止乎以言乎邇則雖瞬息几席此理奚待安排而後
咸正乎以言乎天地之間精及无形粗及有象上際下蟠皆是
物也易之廣大悉備如此

愈遠愈見其充周不禦也愈邇愈見其精實靜而正也言天地而
曰間則事小物巨細畢舉无一不在其中矣

一說陸庸成曰靜而正者即不禦中之真際也所謂窅然不動而
天地全收意念不形而萬物咸賴其遠之所磅礴處纖悉皆及種

種各足故天地之間何不備焉是易之廣大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

以廣生焉

然易之廣大本乾坤而來者也今夫乾者天也天至大矣安從
生乎方其靜與坤別生物之心專一不他及其動與坤交生物
之用直遂不撓是以乾一之氣下行坤兩之中萬物皆資始矣
大不于是生耶坤者地也地至廣矣安從生乎方其靜與乾別
萬物之生意翕受无遺及其動與乾交效法之宏功敷闢无隱
是以坤二之量順承乾一之施萬物皆資生矣廣不于是生耶
乾坤之廣大如此易正模寫乾坤也此所以廣大歟
欲說易之廣大先從乾坤說起者乾坤易之原也易本乾坤而作
乾坤廣大如此則易之廣大有由矣不曰天地而曰乾坤以性情

言上文天地以形体言動靜以化机言廣大以生物言絕意于動專也不可復回直也歛之无餘翕也發之必盡闢也翕即氣之專者藏于此闢即氣之直者出于此

彭山曰乾靜專坤靜翕譬如人在家乾則端居于内而坤則為之闢戶乾動直坤動闢譬如人出外乾則遂意直行而坤則為之闢戶此皆乾為主而坤從之也廣大皆以動而為用然必靜為之體程子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逐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也張氏曰專而後動則如遊及有餘迎鋒輒解故直翕而後動則如源泉未泄一決沛然故闢以不專之心應物是以槐解牛也以不翕之心應物是求鑑于湍也

論解皆
歸本于
靜

要知專者收斂凝固至于萬有俱息群動俱消連生之意俱似滅息設使稍有未純乎靜不可言專翕者合也聚也舉萬有生意百翕合疑聚于其中不可窺測无少滲漏故乾氣一施舉生意發洩倒囊而出不容留亦不遲滯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惟易之廣大由天地而生則易之理一天地之理也與之配合无間矣由是推之四時措行于天地而廣大之中有變通則配四時焉其剛柔之迭運即其屈伸相感而寒暑推遷也日月貞明于天地而廣大之中有陰陽之義則配日月焉其對待而流行即其精不可二而明未嘗息也天地有至德而廣大之中有

易簡之善則配至德為其確然易簡者即天之太生健而
易廣生順而簡也此所謂遠不禦近不遺天地之間无不備者
故曰廣矣大矣

以廣大配天地作主變通陰陽易簡皆廣大中所有四時日月至
德皆天地間所有配非配合只是相似意

天地本上文乾坤而言四句皆要就乾坤上來廣大生于乾坤之
動變通生于乾坤之交乾陽也坤陰也乾易也坤簡也一陰一
陽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不是陽變而通于陰變而通于陽
也義是名義之義剛稱陽柔稱陰即義也易簡極是純粹故曰
善舊說俱云乾坤易簡配人心至德如此則與上二句倒了上二

易簡句
最重是
一章結

句說易配天地柰何天地反來配易不可逆宜說易之易簡配天
地之至德天地至德不外易簡此易簡即廣大之本也必待物
而彫事而擾豈能廣且大耶漢溪曰配至德即乾易知坤簡
能之至德夫其大也而未嘗不廣也而未嘗不簡此天地人所
為妙也天地而匪易簡何取于廣大之象形人心而匪易簡何取
于廣大之虛器彭山曰廣大該乎變通變通該乎陰陽之義陰
陽之義該乎易簡之善易簡之善所以為廣大之本也善至于配
至德則易道盡矣故贊之曰易其至矣乎
首章論乾坤之尊卑結之以易簡而理得此論乾坤之廣大結之
以易簡配至德然則易固不在乾坤而在吾心矣

又全旨 項氏曰夫易廣矣大矣一章總目也遠不止即直與開也靜而正即專與翕也天地之間備矣即大生廣生也而其所以廣大者出于乾坤乾一也靜而守一則其氣專而无不閉動而用一則其行直而无不利此乾所以為萬物之父坤兩也而閉者為翕言與乾俱閉也兩開者為闢言與乾俱開也此坤所以為萬物之母專與翕所謂靜正也直與闢所謂不禦也大生廣生即天地之間無所不備也大者无不統也廣者无不承也至廣大而至易簡易簡所以為廣大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其能變通也所以變通者陰陽二物而已所以為陰陽者至易至簡也陽一而已豈非天下至易乎陰兩而已豈非天下至簡乎天地之間至大者天地

此章為主

至變者四時至精者日月至善者至德易書具此四者豈不謂之備乎

看來專翕處即是天地之易簡惟專而後直惟翕而後闢天地雖廣大其至德則甚易簡矣人心之靜正如乾之專如坤之翕則易簡之善是亦天地而已寂然不動則自專自翕所謂靜正也

易其至矣乎章全旨 此章以首句為主夫易聖人句又一章大

綱知崇至末言聖人以易而崇德廣業見易所以為至也知崇禮卑效天法地未可露德崇業廣至道義之門方貼德崇業廣須要把德業知禮成性道義名目者得一貫成性是人心固有者統言之也道義是成性所出者道義蘊于心為德道義措于事為業是

吾性所存也。知禮只當得知行字眼。人莫不有性。惟知禮未至。則成性未存。道義充自而出矣。德何由崇。業何由廣。成性存。即

在知禮中。知禮是存性的工夫。
程氏曰。此章承上易簡至德說來。故曰易其至矣乎。易理之至于聖人。崇德廣業。慶見以乾之易。知為知。故知崇如天。以坤之簡。能為能。故禮卑如地。易知簡能。即吾人已成之性也。成性存而道義出。非即所謂易簡理得者耶。

陸氏曰。上天之載。无極充莫至矣。况易之至。可得而形容乎。故不言聖人之用易。不足見易之至也。廣大之內。極其精微。又極其切實。而精切處。又極其變化。日用之民。固為不知仁智之士。

徂焉各執。夫非易。知可久。易。泛可大。德業如聖人。孰與于此哉。故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極高明者。莫如知之崇。約易見道中。庸者。莫如禮之卑。為易見。崇卑合一。知禮渾融。便是成性。獨存而聖人之心。其日新富有者已。畢具一天地。故曰效法。非真效而法之也。即以易之配天地者。配之也。觀天地之易。則知聖心之易。故又泛天地設位。形出聖人來。天地設位。便是天尊地卑。而易行乎中。便是為高卑。為動靜。為聚分。為象形者。即迭運于尊卑之內。乃易之原。而性之府也。聖人用易而知禮。一貫則成性存。者同于穆之不已。而道義之門。一變化之不測矣。率性之謂道。措而宜之。謂義。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
天卑法地

易理塞天地通性情其殆至極而无復加矣乎何也語德崇業
廣莫如聖人而易則聖人所以崇之廣之也彼道義具在吾性
而存性以裕道義之施者則在知禮也聖人窮易理于心使本
体昭融其知崇矣体易理于身使踐履篤實其禮卑矣然知不
徒崇也效天之高明覆物无一理不在洞察中焉禮不徒卑也
法地之博厚載物无一理不在體驗內焉

易是易理上章云生、謂易是理也在天為天道在地為地道在
人為人道聖人所為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即此生、之理而

已崇德廣業豈一、模放易理為之天地間只有一理明得此理
透徹便是知崇行得此理切實便是禮卑、下也實也卑下統著
實无虛浮陳氏曰知崇即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的事情禮卑即
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的事若一向于高明而不著實則窮賸索
幽流于清虛而无執守憑依之實地須是約之以禮、者履也躬
行實踐也崇效天者盖天下固有識見明敏知識通達者矣只
是徇象揣摩依形測度終落在匡子裏惟效天則天運于萬物之
上而聖知亦獨超于象數之表法地者地包細微不遺一針不走
一線而聖禮亦不忽于纖悉細微之際效天法地不過形容知
行之至耳

禮即
易簡
天法
即是
全德
可與
聖易
向應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道義之明。如是而德業之盛不與天地同流乎。彼天地設位而其間陰陽之屈伸往來變化行乎其中矣。此天地德業之崇廣也。聖人知崇如天禮卑如地則其成性原于天者察之由之存，不已是以千變萬化而渾然之道燦然之義皆由此門出矣。道義出于成性非即易理行于設位中乎。此聖人之德崇業廣也。然孰非資于易者而易不其至矣乎。

天地設位因上文效天法地而來。承上聯下之詞。此句輕。成性是現成的性。不曾作壞的存。謂常存而不失。所謂至誠无息。純亦不已者。至此更不須著力把持。求合道義。只任意發出。孰非當然。

之道合宜之義。欲即道用即義。故曰道義之門。此便是心易。正至神元方至易。无体所謂化境也。正見聖修之極意。聖修處說得越精微越奧妙。則易道之精微奧妙自可相形並見矣。

程敬承曰。易之行有變化不窮之妙。而曰行乎其中。是天地崇卑之外无易也。乃知知禮崇卑之外无道義也。夫知禮一耳。以性之本體言則曰成。以率性之功夫則曰存。而又存即在。知崇禮卑中見得。蓋非以一知見一踐履為存。以知與禮合。知禮與天地合。而謂之存也。知禮與天地合。而道義尚有遺于其中耶。是故存則一定不易之體立。出則千變萬化不窮之用行。

聖人有以章全旨。全章言卦爻之用。首二節將言其用而先言

道義句
六前章
廣大則
備矣應

〇〇

卦爻之所由立三四節則贊易之可用而君子用之也下七爻示
人用易之例者舉此以例其餘豈止七爻已哉通章重擬議一
節章首並舉卦爻末言爻不言卦者以卦爻一理耳

聖人有以四節 承上章言君子体易道于言動之間也上章存
存本原之功尊德性也此章擬議言動之功道問學也惟存則
擬議者自明惟擬議則存者益熟相須合一者也 道義之門
有无穷之變化变化之成即道義之時出

陸氏曰惟聖人能用易亦惟聖人能作易非聖人強作之也聖人
能見天下之所不見于同見之中而又便見吾之所獨見故立卦
生爻非聖人不能作也夫天下至賾至動非人所同見乎而聖人

有以見之何以也以陰陽之理也見至賾于一見至動于至定
則聖人之以也易卦之老少天下之賾該焉擬其可象其所擬
摠不出于見如龍馬風雷之屬宛然取象之物與形容相宜故云
象也易爻之相雜天下之動具焉觀其可行其所觀亦摠不出
于見其衆動會通處即是典禮係辭之斷即是行典禮所謂易以
貢也故云爻也夫理無形而有形者恃易之有象也事無窮而有
窮者恃爻之辭也誰得惡之而誰得亂之是象辭也擬議之原而
變化之府是使天下得見其所不見而與聖人同見者象辭為之
牖戶也象出為變辭決為占擬議之精恍然見物宜之從來而不
泥于象躍然見典禮之通行而不悖于詞則易之所謂不可惡不

一節有
以字極
有力一
直說下
其是故
慮一字相

可亂而變化。无方者不在易而在我。之言動間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義皇立象非无謂也。仰觀俯察見天下之物。至賾不齊莫不有陰陽之理存焉。于是以至賾之物各有形容。擬之于未畫之先。各有所宜。象之于既畫之後。物有純陰純陽之形容。則畫奇偶之純以象之物有雜陰雜陽之形容。則畫奇偶之雜以象之。是故謂之象。

賾以物言。如天地雷風水火寒暑之類。參差雜亂。故曰賾。只在覆載間見得此見字。要看得深。非淺。聞見之見。程氏曰。仁知之見。狃于一已。見其偏也。聖人之見。通于天下。見其全也。擬者象之

未成擬之在心。可知而不可言。象者擬之已定。象之在畫。可象而不可執。形容含有物宜在。物宜發出形容。象非是卦。乃卦之象也。如畫乾之卦以象天。畫坤之卦以象地。有此卦。則有此象。昔象天下之賾也。此節不重畫卦。重畫卦本于陰陽。三節不重係詞。重係詞本于一理。蓋下文不可惡。不可亂。張本全在此處。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周公立爻。非无謂也。聖人遠求近取。見紛紜不一。莫不有至一之理。寓焉。于是觀衆理之統會者。求一理之可通。即通處之可行者。立經常之典禮。爻有循典禮者。則係詞以斷其吉。所以效

其動之得也。爻有逆典禮者，則係詞以斷其凶，所以效其動之失也。是故謂之爻。

動就人事言。如婚媾祭祀涉川利往之屬，觀會通行典禮且就天下之動上說。未說到易，至係詞句方是係之易也。會通一事中有會有通，會是衆理聚處事理間，若不于會處理會，只見得一偏，如河可行，湏于會處理會，其間自有通處，通即會中之通也。會中可行者便是通通，即可常者也。聖人據其可常者立為常法，而曰典禮，典常也。禮是天則之不可易者，亦常也。行即立字意，得失之異，吉凶之殊也。係辭斷之，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

蘓氏曰：聖人作易，自真見中來也。有以字要玩味，天下之贖與動。

聖人之
原非
下上
尋求

人誰不見之，而不見所以贖，所以動之理。雖見猶不見也。聖人見天下之至一，故有以見天下之至贖，見天下之至靜，故有以見天下之至動。則贖與動不在天下而在吾心矣。此之謂真見也。

言天下之至贖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象有見于贖而立，是象言天下之至贖，雜亂不齊，能无惡乎？然陰陽之象皆本于陰陽之理，則名雜不越，而意味深長，玩之不厭矣。爻有見于動而立，是爻言天下之至動，紛紜萬變，能无亂乎？然吉凶之斷，惟觀其會通之理，則事肆而隱，而隨事隨物，截然不亂矣。

言根見來，惟能見故能言，者著也。至者，理之極至處也。贖之至。

處有至一者存不可惡也。動之至處有至常者存不可亂也。在物
宜典禮上見。此承上文言聖人所言至賾至動之理皆本于實
見而人心所由安定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賾不可惡。動不可亂。易之言動何如變化也。誠君子所當擬議
者矣。是故言不遽言。比擬于易而後言。為動不遽動。商議于易
而後動。為始由象詞以明其理。而擬議于未言動之先。又由變
占以決其机。而擬議于將言動之際。以此而淺深詳畧各當其
宜。用舍行藏各適其可。言動之變化成矣。象爻之不可惡不可
亂者。又不在君子乎。

夫在上
議上
字有
不可
成變
之效

此以學易者言也。擬是心裡擬度。當言不當言。議是外面商議。可
行不可行。不在言動上求。在自心會動于靜。會賾于一。聖人于
象擬之後。成學易者如何不擬之後言。聖人于爻必觀會通以行
典禮。學易者如何不議之後動。程敬承曰。聖人作易自物之宜會
之通得來。擬議即擬議其所宜。所通也。得其所宜所通者。為言動
則語默動止各適其可。而變化成矣。成變化即易之變化了。非徒
拘于象爻者之所能也。故擬議之功至精也。
吳氏曰。擬議不是一一求合他。全把我心神意念運用這段精髓
與義而獨會于意。言象數之表。要之一時盡之矣。時然後言。即是
擬之而言。時然後動。即是議之而動。隨時變易。時措皆宜。即是成

變化。

鳴鶴在陰七條摠意

舉七爻以見例。所以發明擬議成變化之

意。鳴鶴言：行之感應極至于動天地，故不可不慎。即擬議之謂也。同人言：感應之道在于同心。同則不害其異，是心也。者又言：行之本而慎，所由出也。白茅所以慎之道也。謙亦慎也。勞謙謙之至也。亢龍則非謙矣。密亦慎也。不出戶庭，密之至也。負乘則非密矣。

陸氏曰：擬議者，將若之何。孰為居室而召千里，孰為以異而成同。孰為可久之術，孰為可居之功。孰知亂之有階，孰知盜之自致。能使千里應者，莫如善也。能不嫌于迹之異者，莫如同心也。慎之至

則薄物可重用矣。厚之至則德禮可存位矣。言語之慎密，杜亂者杜其階也。名器之不假，彌盜者彌其招也。知此而言動，何變化之不成乎。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里之外，遠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机，樞机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中孚九二曰：云云。蓋言誠信感通莫大于言行也。君子居室之間，非大庭蒞衆之際，使出其言符乎實理而善，則千里之外心

真字宜
一隱微
以孚
誠信

悅應之况其邇者有不應乎。使出其言悖乎實理而不善則于里之外心非遠之况其邇者有不遠乎。知言則行可知矣。故身在官闈而音旨一出民即屬耳。言未有不加民者。近在几席而舉措一動民即屬目。行未有不見遠者。非即樞一動而戶斯闢。机一動而矢斯發乎。言行信君子之樞機矣。故樞机之發而善則遠邇皆應為榮之主。不善則遠邇皆遠為辱之主。然豈惟民有從違哉。言行而善則作善降祥。天地亦吾應矣。不善則作惡降殃。天地亦吾遠矣。言行又非君子所以動天地乎。夫閉應遠召榮辱動天地如此則言行所係匪細故也。可不慎所出乎。擬議此文則知孚信之道矣。

本文言誠信感通之理。所談甚廣。此專以言行什者以誠信感通莫大于言行也。舊說君子以在位言。是命令。行是政事。按居室照在陰字。則言行俱屬隱微。不可以命令政事言。出而天下屬耳。即是加民。行發而天下屬目。即是見遠。此節宜主存誠說。中孚謂誠積于中而信孚也。觀在陰居室字。見人當慎。獨以修言行而進于誠也。居室即在陰義。出言即鶴鳴義。千里應即子和義。在陰者鳴鶴隱微之地也。居室者君子隱微之地也。善不善即誠不誠也。應遠應遠于心也。遠近皆天地之心。榮辱皆天地之道。識其主自知動天地者。就是此言行。安得不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

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同人九五曰云云蓋言君子大同之道不于其迹而于其心也
據迹而觀或出而事君或處而獨善或默而藏辨或語而論列
若不同矣原心而論則出非徇君處非忘世默非避禍語非沽
名二人之心有不同乎惟心同則說莫能間雖金石至堅其利
足以斷矣以同心而發于言則意味相投雖蘭之至馨其臭不
足以擬矣擬議此爻當知大同之道矣

爻本謂二五先異後同此則以心同迹異言之迹即號咷象心即
後笑象先後字勿泥二人泛說非指二五雖重同心即是同理
同則心同也二人同心各入成一箇是即同道意不但情好而已

吳因之曰同心斷金蓋兩人各一是到理上去信理愈直則兩人
相知相信亦愈篤其交如絜固景象真是割不斷截不開故曰斷
金同心之言兩人各自說箇道理中之言極耐咀嚼極耐涵泳
我所言正彼所欲發而彼所言亦我所欲發如出者言出處者言
處而各陳其進退之宜出不以處為固處不以仕為通也默者言
默語者言語而各陳其頭腦之情默不以語為辨語不以默為隱
也故曰如蘭

楊誠齋曰出處同道則禹頭顏晦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蘧卷
同一意心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不堅于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
可裂金可折薰蕕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石

或字
道意

四
心
二
年

蘭雜壯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大過初六曰云云。蓋言君子敬慎之道耳。彼物措置諸地已安矣。又藉之以茅則安全益至。何有傾覆之咎乎。此其心蓋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至微而藉物則至安。是其用誠可重矣。斯術也。乃過慎之術也。慎斯以往而處大過之時。凡制治保邦无非周悉萬全之計。何失之有。擬議此文則知凡事之貴慎矣。

天下事類成于慎而敗于忽。况當大過之時。事艱難。慎心稍怠。

不到便有所失。故有取于慎之至。言寧過于畏慎也。无有所失。不說不失于理而不敗。意自在其中。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謙九三曰云云。蓋言君子善處功名之際也。彼動于王事可謂勞矣。今勞而不伐于人。成其王事可謂功矣。今有功而不德于己。此乃器識恢弘厚之至也。九三所謂勞謙者。正言以功下人。不伐不德也。其心何心哉。蓋以德欲其盛。然則功與勞特德之微耳。何可以伐而德也。禮欲其恭。然則伐與德乃禮之累也。豈以伐而德哉。夫是謙也。九以致恭而已。初非為位計也。然人君

深說以
德屬內
不即不
化不德
說以
德禮俱
萬山乃
不以不
或不德

好謙足以長保其位矣。擬議此文當以功而下人矣。
吳因之曰。自古豪傑所難者不在勳猷而在德量。德量全在性靈
中陶洗得潔淨精微渾然无迹。此厚之至。三字是一節。議論根于
蓋有厚德則勞謙其剩枝耳。孫奭菴曰。德盛禮恭要相承看。大
凡薄德之士。恒以所得自滿。不自知其德之未盛。故以所得凌人。
不自知其禮之當降。惟德欲增而日進。則禮欲減而日恭。蘇紫
溪曰。勞與功在外者也。德與禮在內者也。在內者湛然冲然而天
下之事功一无所與。在外者鬼然赫然而吾心之性分一无所加。
故曰德言盛。知有德。不知有外物。其器量深也。禮言恭。惟身我之
不足不見我之有餘。其持守謹也。此所以不伐不德也。時說以功

○ ○

勞為德者非。前講德字以功勞言。看來以心德言更佳。
亢龍節與乾同。即此文而擬議之。則知處窮極者不可不變通矣。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節初九曰。云云。蓋言君子慎密之道耳。口舌乃召禍之門。故亂
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為臣謀而不密其言。則群奸起而
中傷其臣矣。臣謀去奸而不密其言。則災變至而禍及其身矣。
以至事關利害。机藏隱微。不密其謀。則人皆惡其成而樂其敗。
欲事之成。得乎夫。失臣失身。害成皆所謂亂。皆始于言之不密。
是以君子慎密其言而不輕出也。擬議此文當知所以慎言者。

文主出處之節言。此及于言者口舌乃人一身之門戶也。夫子因
謹行而又推之謹言也。唐高宗謂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是
君不密則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是臣不密則失身也。
寇準欲去丁謂。被酒漏言。是幾事不密則害成也。幾事正在可成
可敗之際。此而不密。是事可成而吾自害之矣。害成害其成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
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
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之所由招乎。解六三曰云。蓋言負也。皆
小人勞力之事也。乘也者。君子御德之器也。以小人而乘日。

之器則處非其據。盜思起而奪之矣。所以然者。蓋小人而處高
位。上則慢君。下則暴民。此謀利之徒。得執為詞。而思伐之也。
猶慢其藏。所以教人盜。冶其容。所以教人淫。而于何尤焉。易
曰云。正言六三不中不正。竊居高位。而為盜之招也。作易者
不歸罪于為盜。而歸罪于致盜。此所以為知盜也。擬議此文者。
當度德而居位矣。
知盜在一致字。所謂招也。楊誠齋曰。司馬安能盜。魏曹操教之
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蓋盜非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
實教盜。以盜已之有也。此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者
之盜也。治如陶冶之治。習其容也。

周易會通卷之十

天一地二章全占

舊說以數法分看大意全重河圖蓋數起于

天地由圖而載法備于聖人由圖而出新說程敬承曰此承上章

擬議成變化說來大意謂人之用易不外揲著求卦之法而著法

之變化即天地之變化蓋大衍之數原從天地之數而得揲著之

法即大衍之數之用也夫圖數只一陰陽耳聖人衍而用之著法

亦只陰陽之變化耳五十而必虛一變化也分二而必掛一揲四

而必歸奇變化也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皆天地之數也三百六

十變化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千變萬化也當期當萬物皆

天地之數也成易成卦小成變化之端引伸觸類變化之極異能

精

事而酬酢佑神变化之妙用也。摠皆天地之數也。所謂成变化而行鬼神者，著亦得天地之數而成之行之矣。故遂贊之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变化之道即是神。此指著法之变化為神。見其不外天地之數，非摠承數法而並贊其神也。易為撰著求卦而作，然著數起于河圖，故首即河圖論之。前兩節是箇圖說天地之數也。大衍句正指著策之數，本天地来自分一至畢矣。皆言撰著以求卦之法，而頭道節則語其法之功用，足以酬酢祐神，與前數之功用有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者相照應。末嘆其神見非聖人強作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

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昔伏羲時龍馬負圖而出于河，其背上旋毛有自一至十之數，人知其為河圖之數，而不知其為天地之數。與夫數之何者屬天，何者屬地也。自今觀之，天純陽，其數奇，而圖之一三五七九皆奇，則皆天數；地純陰，其數偶，而圖之二四六八十皆偶，則皆地數。此圖數也。尸所由衍而卦所由卜，具天下之至神焉。故造化之全功，即數備之。彼一三五七九屬乎天，是天数五也；二四六八十屬乎地，是地數五也。五數在圖，各有定位，豈不相得而有合哉！一與二，云云與十，奇先偶後，而其序不紊，殆如兄弟

相得而生成之功各專其一矣。一與六云云與十奇施偶承而其交无間。始如夫婦有合而生成之功。妙合以兩矣。然此特自其分数言耳。若積天之五奇。其數二十有五也。積地之五偶。其數三十也。合天地之二數。則有五十有五之全矣。不有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哉。天以一三五之數生水木土。地以六八十而化成之地。以二四之數生火與金。天以七與九而變成之。是變起于天者。化成于地。化起于地者。變成于天。所以成變化者。此數也。一、二、三、四、五、生數也。伸而神也。六、七、八、九、十、成數也。屈而鬼也。然始生雖來而伸。既生則往而屈。既成雖往而屈。方成則來而伸矣。所以行鬼神者。此數也。功用之妙如此。

此二節似孔子作一圖說。上節即河圖。逐一分屬。意已盡了。下節又將此數分而言之。積而言之。而積之說。就是天地間變化鬼神。總之不出此數。自此而五十。而四十。有九。而三百。六十。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都從此圖中衍出。可見河圖為數之宗。而易之原也。天地間只是一箇理做主。本一氣之流行。而其流行之序。若有所分。限節制而不可過者。數之所由起也。如一年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時。俱是氣之節次處。所謂陰陽自然之節限。揆不出奇偶之次第。非真有一二三四數目寄寓在天地間也。首節言圖數皆天地之數。正見圖數即造化意。下面相得有合成變化行鬼神根子。全在上節言。憑他左來右去。交錯互見。却是天

相得自
在合成
變化自
鬼神
而字
可玩

地却是造化

二節相得有合。重在有合。上相得特原起耳。言這五位原是秩然有序。陰陽各得其分。于是陰得陽以為偶而不患于獨陰不生。陽得陰以為偶而不患于獨陽不成。兩相配合之妙出乎其間矣。惟相合則天数合于地。地之數已完全大備而无遺。舉天地之全數而不出于有合之內。豈不足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乎。就此數之相得有合。正見成變化而行鬼神處。非謂相得有合了。然後有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地間惟兩故。化惟一故。神兩相得而各有合。神化豈可勝窮哉。要味所以二字。天地所以生。不已者妙處全在五十之後。又

五。蓋五十是成數。五是生數。五十之極而又起五。其終始无窮之玄机乎。就五行之生。則曰變化。就五行之所以生成而為主宰處。則曰鬼神。陰陽奇耦之外无變化。變化生成之外无鬼神。實非二物也。

郭青螺曰。變化在陰陽。似无成迹可見。而盈虛消息之机。可驗于物生之榮枯。生悴。故于變化上着箇成字。然究其所以變化處。屈伸往來有迭運。而莫可端倪者。故于鬼神上着箇行字。成變化非以此數能生成水火木金土也。生成者陰陽。而此數所以發陰陽之義者。故能成之。或曰。變化如乾道變化之義。不當以五行分貼。變化鬼神俱就氣机言。不可以生成萬物言。蓋此言圖數中

五
下
本
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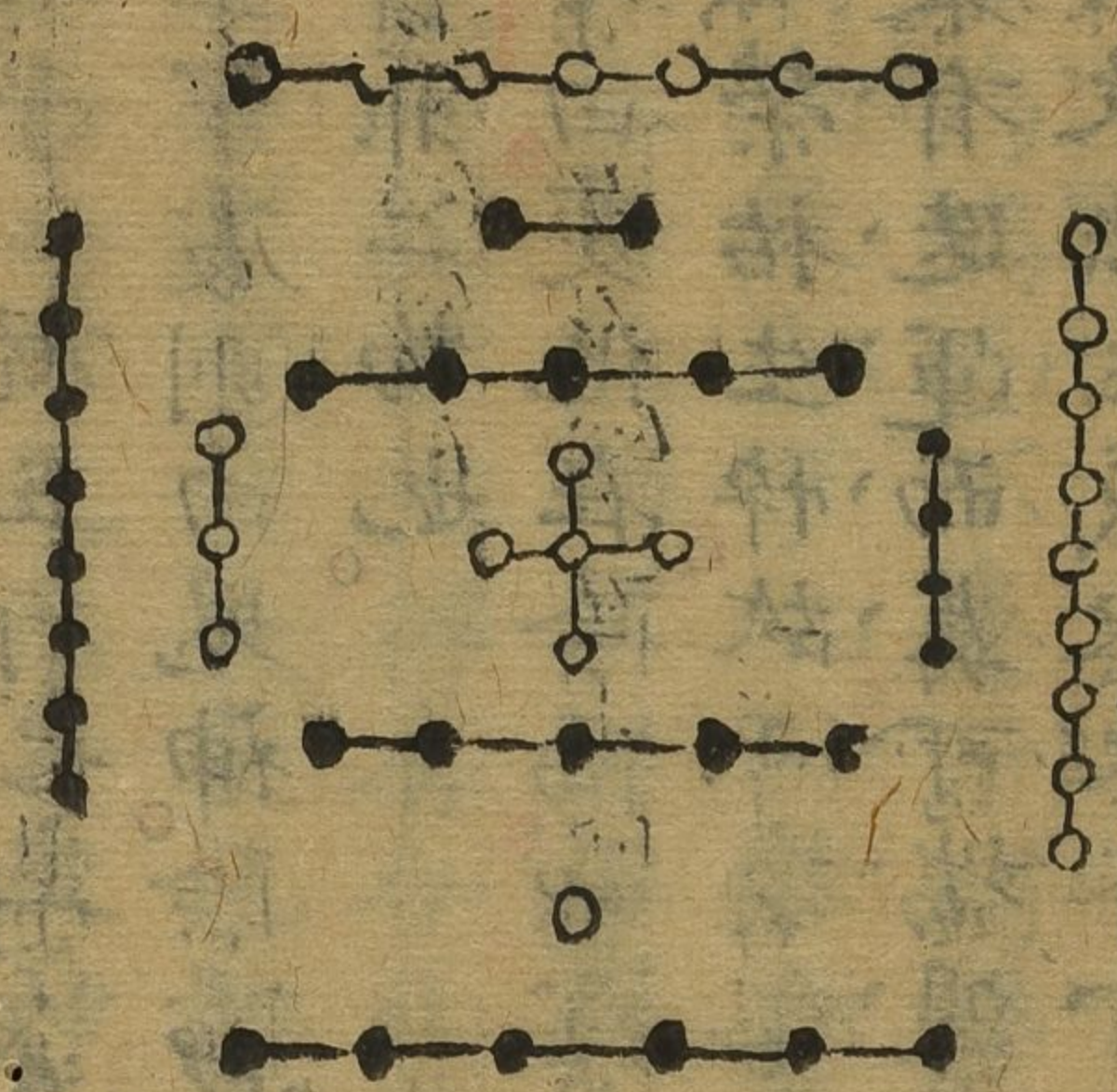
二

卷

四

具有成行之理未說到生物處也

河圖



本義云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二七位于西北二少位于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于外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畝數既具造化之全功故聖人作易而立為尸策之數焉尸策之數有五十矣何自而起蓋河圖中宮有五十之數五者生數之極也故以為衍母十者成數之極也故以為衍子以五之一而乘其十則為小衍小衍之二其十矣以五之數各乘其十則為大衍大衍之五其十矣此大衍之全數也及用以筮兼用五十則體方而變不行故虛一以象天極止用四十有九之策則圓神不滯變化无方矣至以所用之策信手中分于左右手果何象乎左以象天位上也右以象地位下也宛乎兩儀對待矣

取分右之一掛于左手小指之間果何象乎觀于左猶人仰參乎天也觀于右猶人俯兩乎地也儼乎三才並立矣掛一之後兩手猶未知盈縮也于焉取兩手之策各四、揲之非象春夏秋冬之運以成歲乎四數之後左右各有奇零也于焉取其餘策扞于左手第三第四指之間以成變非象氣盈朔虛之積以成閏乎蓋積策之餘以成爻猶積日之餘以成月也然不特一扞而再扞者何蓋一歲間氣盈六日朔虛六日積三歲固成一閏矣必至五歲而再閏則前之日无餘然後別起積分以為後日之始也曆法如是故尸之揲也掛一之後既揲左而扞左又揲右而扞右則前之策无餘然後別起一掛以為後揲之端亦

若曆法有再閏也謂之象閏不其然乎

此節至末講意按大衍之數承上河圖而言此數之祖也是故聖人則之以制筮焉取其中宮天五乘地十之數而大衍之其數得五十即此五十之數置一不用其用四十有九不用者乃所以為不用之用也其始平分為二則象兩而兩儀列矣取右一策懸掛于左手小指之間則象三而三才立矣隨取左右之策曰、揲之所以象四時也隨取左右所揲之餘歸而扞于左手三指之間所以象日之餘之閏也餘者歸而四十有九之策盡于此矣然後別起一掛象再閏之後別起積分也掛扞已備其揲過去的似皆无用之策然就此過揲尸數總六爻而計之則為乾坤之三百六

十可當期日矣。又摠六十四卦。凡陽凡陰之爻而計之。則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可當萬物之數矣。玄矣哉。衍之為法也。卦爻之變化。天行之功用。萬有之生成。豈離夫五十虛一之神乎。是五十虛一者。著數之所以妙。易變之所以成也。故以一變言。則四營成易。以十八變言。則成卦。以九變言。則八卦而小成。引其變之端。而伸之。則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觸其變之類。而長之。則每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夫其始不過四營耳。變之化。變無窮。用亦無窮。天下之能事。不已畢于此乎。至于道顯行神。云云。此正所謂畢天下之能事者也。此尸變妙用之極。與數之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何以思。故曰。知變化云云。變化者。衍也。深贊夫衍之玄也。夫。

此節言聖人衍河圖中宮之數。而用以樛尸各有所合也。且未說到乘卦。衍是布筭推積。就母數起子數也。必從中宮起者。圖從中起之意。數起于一。備于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也。衍母之一。數之所起。故大衍五十之數。虛其一。而不用。就五下之內。以一為宗也。有一之不用。以統四十九之用。故自分二卦。一至于為三百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皆此四十九之變化。而一不與焉。以明十百千萬。无非生于一。无一不化。而為十百千萬也。故一正用之所從出。豈曰置之无用之地已哉。其用之字。直貫到底。程子曰。五十數之成。則不動。故損一而為用。即邵子之學。所謂從動處起數也。象太極之說。不必用。虛一掛二。揲四歸奇。乃天地。

坑一用
字便舍
多少

四時之生萬物也。其奇數策數以定陰陽老少。乃萬物各正性命于天地也。在天地則虛其一而為四十九。在萬物則掛其一而用四十八。此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也。

初字已兼初。初再初。閏字已包三歲五歲。然猶只渾。說故下又曰五歲再初以申其意。再初者。蓋一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積三歲而餘日凡三十有六。則去其六而用三十日為一閏。積五歲而餘日又二十有四。則合前六日而又得三十日為再閏。非再閏无以盡日之餘。非再初无以盡策之餘。後閏後初。意不重。氣盈朔虛者。三百六十日。一歲之中數也。天行疾于日。一歲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是二十四氣常有餘為氣盈。月行緩于日。一歲月

以日會而少五日有奇。是一十二朔常不足為朔虛。故一歲共餘一十二日也。積分者。積餘而分為一閏再閏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九。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著既樸矣。而過樸之餘策亦有準者。蓋策由河圖之四象生也。太陽居一而連九。則陽數九也。太陰居四而連六。則陰數六也。樸尸三變之末。凡四為奇。三奇則九。而為老陽之爻。策亦四九三十六。揲乾六爻計之。則二百一十有六矣。凡八為偶。三偶則六。而為老陰之爻。策亦四六二十四。揲坤六爻計之。則百四十四有六矣。合之凡三百有六十。與期之日相當焉。蓋一歲中氣盈

朔虛雖有不齊而三百六十其常數也。二老有此數則錯綜于六爻者即失運于四時也。數有以體天地之撰矣。不特乾坤也。二篇過揲之策凡陽皆乾陽爻百九十二皆以三十六計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凡陰皆坤陰爻百九十二皆以二十四計之得四千六百八策共萬一千五百二十。與萬物之數相當焉。蓋天下之物氣化形化雖不一而萬者其常數也。二篇亦有此數則陳列于二篇者即並育于兩間也。數有以類萬物之情矣。

乾坤二篇之策者掛扐之外見存之尸數也。如三奇則五而九則連掛一共去十三策仍策三十六也。三偶則三二而六則連掛

一共去二十五策仍策二十四也。此為過揲之策也。凡四為奇四即三也。一其三而為奇也。凡八皆偶八即二也。兩其四而為偶也。故三用其全三還是三也。四用其半四減為二也。積而數之。三二而六老陰數也。三三而九老陽數也。兩二一三則為七之少陽。兩三一二則為八之少陰。如以二少筭之亦為三百六十。合上下篇亦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前則掛扐之數象月之閏。此則過揲之數象歲之周。蓋揲之以四已合四時之象。故揲過揲之數又合四時成歲之象也。此與下節策數皆生于四象也。尸數生于河圖之中數。策數生于河圖之外數。合而觀之。筮法之妙皆于造化之歲功有準焉。非數也。曷從而成之行之哉。

前篇曰柔摩盪之變化一出乎易簡剛柔三極之變化一準乎三極然則今之著卦所象所當一一與三極合者夫孰非易簡自然之妙乎三節總是四營之事故下直接四營而成易一句雖云過揲之策即是揲之以四一項中策數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尸既揲而卦可求矣故有一變之易而非自成也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則或四或五成一變之奇或九或八成一變之偶易自此成矣夫一變之後歷以三變固成交也又必積以七十二營則十有八變然後由初及上而內外以備貞悔以

全卦于是成矣此大成之卦也未有內體不立而外體生者方其三十六營以成九變九變以成三爻則八卦之小成自是大成亦即此重之耳揲著求卦之法以漸而成如此由小成而大成六爻具矣則老少形而動靜異其變可考而知也于是有此卦則有此變引而伸之則自此至彼其出不窮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同此卦則同此變觸類而長之則以此例彼其變皆通每卦皆可變為六十四卦變既極則著得以廣貞神之用而爻得以周易貢之宜凡趨吉避凶之能事无不備矣

自分而為二并下二節俱是揲尸之法至此方說求卦上去既言成易成卦矣又言八卦者有內體而後有外體由小成而後為

夏夏
引伸
類

大成蓋其序也。上言一變遂乘勢說到十有八變。中間內体未及發也。故是之以此句。此三節重變字成易一變也。成卦十八變也。小成九變也。變之所在。正卦所由成也。引伸又是成卦之終考。變占也。事何以曰能。盡天下事皆人所能為。聖人成能。百姓與能。故曰能事。下文道者能事之所以然。德行者能事之當然。顯而神之者。使之然。實不知其所以然。
郭氏曰。四營二句自一變說至十八變為一卦之變化。八卦小成以下自小成說至大成為六十四卦之變化。天下之能事畢變化之成也。可與酬酢可與佑神。正所謂畢天下之能事而變化之極功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畢天下之能事何如。彼吉凶之道寓于能事之中。隱于无形。難乎顯矣。惟因尸得卦而有辭。則彖言象。爻言變。道以辭而顯矣。趨吉避凶之德行。措于能事之際。滯于有迹。難乎神矣。惟因著得卦而有數。則趨若使避若翼。行以數而神矣。故百姓不能前知。易則受命如嚮。儼然賓主對待也。鬼神不能告人。易則代之開物成務。若于神明有相也。著卦功用之大如此。亦有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說尸卦之用。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豈非顯道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豈非神德行顯道固所以神德行就尸變言。此便是

此與成
友化句
相應正
是罪天
下之能
中處

與人酬酢而助神化之功通節宜一串說下。

程敬承曰。按通章節目雖多。其大綱只二語盡之。前言天地之數。成變化而行鬼神。後言聖人衍天地之數。盡天下之變化而佑鬼神。要之成變化。乃所以行鬼神。酬酢乃所以佑神。非兩層事。蓋百姓顯蒙。孰識吉凶。非尸數之變。若顯與之相對。孰神趨避。故一酬酢足以成天下之變化。而即此是神之佑也。鬼神之行也。意又何神也。

或曰。註云。助神之功。此神非鬼神明矣。二句俱以百姓言。謂若百姓以吉凶而顯與之相對者。可與酬酢也。鼓百姓以趨避而然與之相贊助者。可與佑神也。

下可數
法並重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妙哉。尸卦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也。苟能緣法通與而不泥于法。則知法之所以進退離合。皆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此節單贊尸法。尸法即變化。變化即道。即神不重人。知上言人知變化之道。方知得他妙處。此神與上節不同。非有神以主之也。只是變化出于自然。與下章惟神也神字同。

陸庸成曰。此章提醒人處。全在成變化而行鬼神句。天地間无非變化鬼神之妙用。總天地之數。其成之行之宛然。可見聖人即數以用之著法。其各有象準者。若天地之數。默運于法中。故能成易。

成卦引伸觸類其顯道神德行處便是天地之變化鬼神著亦得天地之數而成之行之矣故遂贊而嘆之曰知變化云云為乎蓋指著法之變化即是神之所為見其不外天地之數非摠承數法而並贊其神也神妙變化而為言故知鬼神之行即在成變化處蘓子曰神之所為不可知也觀變化而知之耳變化之間神无不在因而知之可也指以為神則不可又摠意通章總言天地因圖以著數所以啓聖人之獨智聖人因數以作易所以終天地之全功大抵天地數之原也尸策數之衍也卦畫數之聚也河圖則所以洩天地之秘而開尸卦之先也此皆一神之所為也

易有聖人三章 前章言著法生于河圖之數而变化一歸于神則神者非人之所能為也聖人之功幾氓矣功之氓者道不彰則所謂極深研幾吉凶與民同患與立象設卦係詞通變鼓舞這段精神摠屬于空豈易能自告而著能自神耶故下三章隨繼之曰聖人之道曰聖人以此洗心曰聖人之意見易之神實賴聖人而著也每章貫之以神俱是神之所為生出耳

易有聖人章全旨 此承上章神之所為句說來蓋自四營以下詞占象變俱有矣詞占屬卦象變屬著至精至變已極變化之道矣尚未發明易道之所以神為聖人極深研幾之功故直接上曰易有聖人之道四四者一之為也

有者无之歸也至精至變皆聖

心之神之妙用也。知此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夫易之作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則知聖人之精。因易以示。是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辭占象變是已。故人之處事而用易以言者尚其精切之辭。心之應事而用易以動者尚其化裁之變。動之有成績者為制器。則于刑柔之定象尚之。臨事審決為卜筮。則于得失之占報尚之。易作于聖人。用周于天下如此。別一道字已狀神字在內尚取也。其字指聖人四者。只以一事貫言者。講論此事之理。動者心之謀度。欲為此事。制器者動之已成。

欲此事之見諸行也。卜筮者欲審此事吉凶也。擬之後言尚辭也。議之後動尚變也。象事知數。占事知來。尚象尚占也。變指七八九六。象指老少動靜制。乃心之裁制也。器者有定理。凡事皆就規矩。一如成器之制。卜筮是借字取決疑之意。如卜相之卜原筮之筮。此節泛言易之可用。無居動兩端。不指筮言。下文二節方就筮易上發明尚之之意。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然人所以尚辭尚占者。何哉。以辭占至精耳。君子將見諸躬行而有為也。將措諸天下而有行也。吉凶之來物未知。故抱尸問。

至精渾
融合一
之妙遠
近幽深
不得而
知亦不
可而清

易以言所行所為之事易則受人之命隨中隨答如嚮之應聲
无留待也且應之極周焉所問之事或遠而天下萬世近而几
席瞬息出而氣數推迂深而念慮萌動舉來物吉凶遂知无遺
此无他由辭占之理潔淨精微極天下之至精故能如此向非
至精則實之不稽何以待虛体之不該何以應用叩未必應語
未必詳安能應之速而无遺哉惟辭占至精此以言以小筮者
尚之也

二將字有味天下事有未必然者其机察惟未然而將然則離于寂
而已向于動有已然者其机顯惟將然而猶未必然則涉于顯而
尚属于微故須問易來物謂將來吉凶人之所問正以求知此

也。至精者上通鬼神下通物理而无一理不具精及无形粗及
有象而无一理或遺細微曲折縝密詳盡无所渗漏之謂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
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人所以尚象尚變者何哉以象變至變耳彼四營成易是為一
變奇偶所由分也于是即左右之所歸三以數之于前合先後
之所劫五以數之于後則其策或四五之寡或八九之多皆辨
之不差矣三變成爻必有其數老少所由別也于是分之左右
而交互以稽其實列之低昂而總挈以合其歸則其數或九六
為老或七八為少皆稽之不素矣參伍以變特一變耳由是通

三變皆此參伍。則天地之文遂成矣。蓋天地著造化之迹而文見焉。不外陰陽之老少也。變為既通。或純乎奇偶而老陰老陽之晝成。或雜乎奇偶而少陰少陽之晝成。其剛柔之交錯。猶其象形之變化也。錯綜其數。特一爻耳。由是極六爻皆此錯綜。則天下之象遂定矣。蓋天下有事物之感。而象立焉。不外動靜之兩端也。數為既極。將見或九六多。而以少者為動。老者為靜。或七八多。而以老者為動。少者為靜。其陰陽之消息。猶其事物之動靜也。若此者。蓋由象變圓神不滯。極天下之至變。故能如此。苟非至變。則滯于陰陽。膠于動靜。孰能成文定象如此哉。惟象變至變。此以動以制器者尚之也。

參伍錯綜。俱是假借其模樣。以明謹審之意。參伍以變。九變皆如此。但就一變說。通其變。三變皆參伍也。錯綜其數。六爻皆如此。此但就一爻言。極其數。六爻皆錯綜也。參伍者。既考其左手歸奇之策。復考其右手歸奇之策。猶筭數先以三數之後。以伍數之也。錯綜者。謂將三變之策布而為三。挈而為一也。交而互之。或以一變之策。而與再變相交。或以再變之策。而與三變相交。是即一左一右。摠而挈之。是將三變之策。摠起來計數看。是九是六。或是七。是八。所謂摠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變者。數之未定。數者。變之已成。三變已成。則有老少。故曰成。成者。陰陽老少之文。六爻已具。則有動靜。故曰定象。者。卦爻動靜之象。天地之文。如日月

一至
以加

星辰山川土石。總是陰陽老少之變。既通則奇偶錯陳。老少間雜。宛如天經地緯。燦然成章。天下之象。不過陰陽動靜。數到完處。則動靜已著。宛如人事紛紜。而天下之象。遂定。上云通變成文。雖已成陰陽老少之盛。然此時安知老者為動。少者為靜乎。未定也。惟極數然後象遂定。至變者七八九六。不膠于一。動靜老少不拘其常。屈伸往來。進退離合。无所留滯之謂也。程敬承曰。天地間陰陽变迁。本无定在之可拘。而消息盈虛。自有至理。于其間象變本此至理來。所以變一通而文遂成。數一極而象遂定。潘雪松曰。非精則粗。非至精則猶未離乎粗。非天下之至精則精。猶可比擬。非變則滯。非至變則猶未離乎滯。非天下之至變則在。

猶可方物。此最剖得明。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然精變之妙。孰非神所為乎。凡物有心。則有思。有為。著卦无心。何有于思。何有于為也。方其著未撰。而卦未求。詞占隱于无形。象變藏于无迹。來物文象之理。寂然不動。及其尸動于分撰。構物之餘。卦成于十有八。變之後。則受命如響。而來物周知。通變極數。而文象畢洩。若是通天下之故。正其无思。而无不思。无為而无不為也。若此者。以辭占之。精象變之。變動中有靜。而不滿于動。靜中有動。而不泥于靜。極天下之至神。故能如此。使非至。

上卷會通

卷十

神寂則淪于靜矣。感則滯於動矣。孰能寂而能感如此哉。
夫詞占一卦也。象變一著也。著卦皆易也。章內前後四易字皆同。
夫子欲形容其感通之妙。故先以无思无為起語。妙在寂而能感。
上。寂然是易之本體。一感遂通。正是无思无為之妙用。惟寂故无。
不通。其无不通處。常是寂。此易之神所以无方。神即精。變之自然。
在遂通上見。上曰遂。知遂成遂。定便是遂。通天下之故。
沈氏曰。人所憧憧不靜者。非為天下耶。人所憤憤不通者。非天下
之故耶。故者天下所固然也。不動也。其動者事變之日新耳。亦天
下所以然也。至寂也。其不寂者。靜翬之迹象耳。有以未問未論未
通未極言寂者。境之寂也。易之寂。精之中。又含精焉。精之又精。而

能物為變之中。又包變為變之。又變而孕有焉。故一簇其絨一觸
其机。而遂通遠近幽深造化人事之故。此天下至神也。神故无思
无不思。无不思而卒。无思无為。无不為。而卒。无為。朱子曰。
寂然者。无時不感。通者。无時不寂。占藍田曰。寂然之中。天机常
動。感應之際。本原常靜。寂感二字。要者。得一貫。感是自內感。不是
外面將物來感也。按首一節辭占象變。雖云四者。而其下文所
論則皆占也。是以節占之事也。參伍節占之法也。无思節占之理
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夫詞占象變皆易也。何以若斯之至精至變至神也。盖來物隱

于无形所謂深也。聖人極之于詞占之中。是詞占者聖人所以
究極乎幽深之理也。精之至而能神者此也。文象隱于未判所
謂幾也。聖人研之于象變之際。是象變者聖人所以研窮乎几
微之理也。變之至而能神者此也。
上言用易之事已畢。此言易為聖人所作。以申首節見易之所以
精變神處。下節易用于天下。申前二三四節見人當尚意極未形
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夫極非極之使淺也。深无不
之謂極。研非研之使著也。幾无不中之謂研。要補出神字。庶下
節惟神也。方有根據。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

以是知詞占一深也。象變一幾也。几深出于自然。一神也。惟極
之而深。故問焉。以言之。下吉凶以明而天下之志為能通之。惟
研之而幾。故通變極數之後。趨避以決而天下之務為能成之。
惟深且幾之神也。故遂知遂成。遂定遂通。而聖人不知其所以
通。所以成也。天下莫知其何為而通。何為而成也。殆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其神之至妙。至妙者歟。
惟深本極深來。即天下之至精。惟几本研几來。即天下之至變。惟
神承深以通。志几以成。務來即精變之至妙。處神本无疾无速无
行无至。只是形容神之妙處。不用人力耳。

程敬承曰。志之弗通。必有深求而不得其解者。深一極于聖人而天下之迷者開矣。務之弗成。必有幾微而岐于兩可者。幾一研于聖人而天下之怠者奮矣。極深研幾。總謂之神。非思慮所及。若思為在感通之前。則感應皆思為之。擾便觸途成碍矣。未要補出通志。則以言以下筮者。尚之成務。則以動以制器者。尚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而詞占象變之尚。夫人者不知誰之所為。揚氏曰。易何為神也。聖人窮極天下萬物之理。而得其深。研究天下萬事之微。而得其幾。聚于一心之精。而謂之神也。惟深故以吾先知達彼後知。以吾先覺達彼後覺。自一心而通天下之志。惟幾故未亂知亂。易亂為治。未亡知亡。轉亡為存。自一心而成天下之

務。然則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與變也。是故範圍天地而一。念不踰時。經緯萬變。而半步不出戶。豈待疾而速行而至。何為其然也。心之神也。聖人聚天地之神于一心。推一心之神于大易。此易道所以神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為者。此之謂也。

然非聖人不能有此。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為者。此極深研幾之謂也。易道之神。一聖心之神。作易之功。大矣。謂之聖人之道。則至精至變。至神俱要。根聖心來。此之謂內。須以神字為主。朱子曰。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易有聖人之道。四為。所謂變化之道也。非有寂然感

聖人之
道應前
之直以
之謂應
前章神
之所為

通之神何以為精為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為神之所為也。

夫易何為章全旨。通章重興神物以前民用。一句上章言易道之神皆聖心之神。此即接上言聖心之神。寄于神物之神。洗心退藏興神物之本也。其始則造化生之而其体則太極立之者也。定吉凶成章之神物之功用莫大矣。合而觀之神物之興也。上因乎天而為則之象之效之下利乎民而為示之告之斷之。總所謂明天道察民故興神物以前民用者也。乃其本則聖心之神智先之矣。蘓紫溪曰。此章書若層見叠出。而其實天道民故盡之矣。易之書原乎造化天道也。易之用周乎天下民故也。天人之理盡于

象此
專言
帶說

太極太極之理具于聖人之洗心。易之原也。而其實則皆神之所為者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夫易有卦爻以立体有著龜以達用何為者也。以物之迷于兩可則詔之吉凶。顯蒙開為務之墮于猶豫則示之趨避。凡務成焉以至天下之道散于物見于務者吉凶貞勝。易則冒為易所為也。如斯而已矣。是故聖人知易可以開物故制下筮以通天

下之志使吉凶不迷。知易可以成務故制下筮以定天下之業。使趨避不急。知易可以冒道故制下筮通志以斷其心之疑。定

業以斷其事之疑使義理不眩易足以周民用如此
夫易何為者也無思本無為而天下之為莫非易為之也開物成
務本上章通志成務意摠之謂聖人作易為通志定業斷疑設也
此節為下筮而發開物三句且泛說聖人三句方著下筮說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
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
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夫易之用周于天下而易之理具于聖心是故易之所有著卦
爻耳著之揲也老少无定位動静无定体妙于兩在而莫測非
貞而神乎著之既揲有卦焉淑慝之辨得失之分確然一定而

燭照非方以知乎卦之所值有爻焉時位屢迁當否異用變易
吉凶以告人非易以貢乎此易之妙也然易未作之先聖人渾
渥是三者之德于心而渣滓盡融一心之中无非易一易之外
无所襍若以此三者洗濯其心焉故方其无事也斂神智變易
之德退藏于静密與寂然不動者同体及其有事而吉凶與民
之不能趨避與民同患也此心隨感而應未來之吉凶難逃其
先見之明已往之吉凶不出其素藏之蘊與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者同用此无下筮而知吉凶也若此者孰能與于此哉惟古
之生而聰无不聞明无不照睿以通微知以周物得著卦之理
不假著卦之物如神其威武不假殺伐者乃能與于此也

神故
能通志
方知故
能定業
易有故
能斷疑

圣人指
作易者

正藏以
正是
心不
分動

上言尸卦爻之用。此言尸卦爻未作之先。此理已具于聖心矣。乃
聖人心易之妙。作易之本也。首三句輕引起。就卜筮上看。負便
神方便知。易便貢。貢則流通不滯。而兩在莫測為神。方則一定不
易。而是非可見為智。易則各因一節。而以吉凶敲出為貢。洗心
无工夫。聖人一心原具。此尸卦爻之理。而一疵不存。如把此三者
洗濯其心。至潔淨至精微也。洗字是形容其澄徹之妙。非真把尸
卦爻洗也。洗心中淵。渥神知却渾然不見有神。知其退而藏之于
密也。與天地之靜專。靜翕一矣。朱子曰。密是主靜處。萬物出焉心
中渾然。此理别无他物也。退字藏字俱有味。如人退入去。藏在密
室中。誰能窺之。

尚慈乃
民之吉
由聖人
為忠

程敬承曰。聖人妙處。惟藏之密。即窅然之体。神知之舍也。德
天地鬼神而心涵宇宙。民物民所患者。吉凶。聖人隱通之矣。蓋
聖心自有卦爻吉凶。故吉凶與民同也。吉惟患其不即凶。惟患其
或罹。乃其間幾有先而未兆。理有定而可據。惟取此心密藏之神
知。一一坐照之。故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神即負神也。知即
也。所謂用神而不用著。用知而不用卦也。洪覺山曰。洗心
于密。自然心合卦爻。與民同其吉凶。而无二理。故能與民同患。故
能知來藏往。故能明天道察民故。故能與神物以前民用。洗神
知來。以著之。德知來。即占事知來。知以藏往。以卦之德。藏往。即象
事知器。陸庸成曰。夫神內啓。知故言知來。知含于神。故知來之

上經卷一

卷一

知印以藏往。蓋知含于神，縱可坐照天，之來而知不離神，其未
來之理在遠，藏中莫非往也。是感遂通，未嘗不察。聖心與著卦，造
易一而已。與于此指伏羲也。聰明睿知，即神智意。神武不殺，承
聰明睿知，表聖人聰明不以聞見。睿知不以思慮，即神武之威，不
以殺伐神其武也。无卜筮而知吉凶之喻也。總之以四字言，則曰
聰明睿智。以二字言，則曰神知。不著字眼，言則曰洗心。其為心易
一也。要識得此節，通是聖心未用之易，即同患知藏，皆預料他如
此。至下節方是作用之實。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
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聖人有心易如此，是以心通造化，明天道之消息。知周萬物，察
民故之利害，天人皆知，則知著龜洩造化之秘，而斯民趨避之
用，宜有以開其先。于是因著興筮，因龜興卜，使民先事而知吉
凶，亦得與神智之能矣。至于考古占之際，尤以此齋為而用，志不
分戒為而操心，无斁使以吾心之神，合著龜之神，以著龜之知，
驗吾心之知，而知來益精，藏往益徹也。不有以神明其德夫。
是以字承上洗心來，惟有洗心之易，是以有尸卦爻之易也。明察
即神智之用，聰明睿知之符也。是自然的无工夫。神物者，以為
神耶，則既物于物，以為物耶，則神所寄焉。故曰神物，民用即上通
志定業，斷疑也。前字佳，顯蒙之俗昧于趨避，得神物而前耳。民用

聖人有心易如此
是以字承上洗心來
惟有洗心之易
是以有尸卦爻之易也

知印以藏往
蓋知含于神
縱可坐照天
之來而知不離神
其未
來之理在遠
藏中莫非往也
是感遂通
未嘗不察
聖心與著卦
造
易一而已
與于此指伏羲也
聰明睿知
即神智意
神武不殺
承
聰明睿知
表聖人聰明
不以聞見
睿知不以思慮
即神武之威
不
以殺伐神其武也
无卜筮而知吉凶之喻也
總之以四字言
則曰
聰明睿智
以二字言
則曰神知
不著字眼
言則曰洗心
其為心易
一也
要識得此節
通是聖心未用之易
即同患知藏
皆預料他如
此
至下節方是作用之實
是以明于天之道
而察于民之故
是興神物
以前民用
聖人以此
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前見物
不自神
其在
心也

前則聖人之患釋矣。以此齋戒。又以此洗心之符也。言以此卜筮而齋戒。非卜筮時致齋戒也。神即知來之神。明即藏往之知。項氏曰。其齋即洗心也。其戒即藏密也。其神明其德。即與民同患也。程敬承曰。聖人以此齋戒。諸說謂聖人自用易。恐與上下不貫。愚意是言神物之興。非徒以卜筮推測而謂之神也。以聖人齋戒。神明而謂之神耳。聖人之心。豈待卜筮時齋戒。聖人之德。豈待齋戒。後神明想其洗心。密藏嘗自湛然。肅然无念。不與鬼神通。亦无息不與尸卦之神。知合若以此之神。助我之神。以我之神。啓此之神。故曰神而明之。存乎聖人。沈德培曰。洗心不可知。強而名之曰齋戒。密藏不可窺。強而尊之曰神明。摠之一境耳。信乎神物非聖人

不能興。以聖人之德。故自神明也。

雪松曰。有思則與物雜。故欲齋者。所以齊不齊之思。有為則與物敵。故欲戒。戒者所以警不虞之患。人心本神。本明。本與鬼神合其吉凶。非自神明其德。何以啓神物之靈。非自齋自戒。何以能神明其德。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蓋以此教天下也。德神而著。卦之用神矣。折衷云。聖人向主作易說。以聖人作易時。即謹于考古。以神明其德。使卜筮不謬。足以前用也。考古是作易時考其當命何占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

之謂之神

自聖人興神物以前民用者言之是故天地一陰陽也陰陽一動靜也方靜而机斂于无如戶斯闔陰之事也謂之坤動而化達于有如戶斯闢陽之事也謂之乾繼闔而闢氣序相禪有更相互換之義非變而何闔往闢來如環无端有流行不滯之机非通而何夫化育流行物生于其間矣方其始生僅端倪可見輕清未形乃謂之象及其既生則形質已具重濁有迹乃謂之器此生物之序著龜生其中矣聖人因著為植物之神制為四十九策使人用以筮因龜為動物之神制為七十二刺使人用以下此聖人之神道設教古今則之不曰法乎法既立矣由是

神物利用以出民咸用出神物利用以入民咸用入此則百姓自然之日用不知誰之所為者不謂之神乎至于神而聖人與民忘其用矣孰非明天道察民故中來耶

此節正見尸龜之為神也如云聖人明天道而興神物以前民用則盡天之道周民之用者神物也天之道乾坤變通盡之見象形器而神物生則乾坤變通之意盡之于神物矣神物本具是道而聖人修之以立法神物利用出入而百姓用之以盡神民生之用周之于神物矣

乾坤以陰陽言產生之戶也變以一歲言通以萬古言乾知始僅乃為象坤作成斯乃為器是閤闢變通之机生乎著而著具之

有以象
指尸
也者
乾坤異
象器分
異
無前解

則。圖。神。之。用。包。含。而。未。剖。耳。在。制。用。者。立。之。而。有。準。故。為。法。在。用。之。者。由。之。而。不。知。即。為。神。至。是。則。乾。坤。閤。闢。變。化。之。妙。在。斯。民。日。用。中。而。齋。戒。神。明。之。用。自。聖。心。而。通。于。天。下。萬。世。矣。此。節。三。箇。用。字。俱。應。前。民。用。字。看。來。前。言。尸。之。德。則。神。物。與。制。而。用。之。單。指。尸。言。不。必。兼。龜。說。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聖人作易既有著龜以妙其用必有卦爻以立其作以卦爻之序言之是故陰陽之變所謂易也要皆理為之宰是易有太極也太極動而生陽則昼一奇以象陽靜而生陰則昼一偶以象

陰太極生兩儀兩儀一太極也陽儀之上加一奇一偶則太陽少陰生焉陰儀之上加一奇一偶則太陰少陽生焉兩儀生四象四象一太極也太陽少陰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乾兌離震生焉太陰少陽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巽坎艮坤生焉是四象生八卦八卦一太極也八卦既生則六十四卦不過因而重之耳其用有不具乎是八卦也雖未斷其吉凶而時之消息往之當否吉凶已前定矣是吉凶也雖未有所趨避然得失之報明而利用出入之有資大業已造端矣孰非太極推行哉此尸龜所由神其用也

八卦 四象 兩儀

八 卦 次 序



邵子曰。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爲八也。說卦傳曰。易逆數也。邵子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時之比也。六十四卦次序放此。

陰陽定通者易也。兩儀。四象。八卦。皆效。而此正。用。法。

此推言卦爻所自出也。重易有太極句。閣闢變通。易之流行。太極者。其主宰也。易者。陰陽之變。已含兩儀四象八卦。太極亦即易中之太極。不可泛指造化之理言。蓋卦爻之理。即太極也。兩儀四象八卦。俱是影此理名目。兩是陰陽儀者。以此奇偶二畫。即是陰陽之儀形也。四。是陰陽老少象者。以此再加四畫。即是陰陽老少之模象也。卦者。謂以此理懸掛而示人也。三生字。然都在畫卦時說。下節八卦已兼六十四卦看。凡係辭稱八卦。即六十四卦也。定吉凶。即通天下之志。生大業。即定天下之業。二句不平。但此都從卦中自有的。不涉卜筮。此二節。摠見神物之用。因是以行也。折衷云。上節。俸立。下節。用行。而宗義云。不必分。

張南軒曰。易者生生之妙。而太極者所以生之也。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其生生者。所謂閤闢而變通者也。太極之所以生之者。又其所以閤闢而變通者也。至于吉凶既定。元疑趨避。生出極大之事功。此生生之妙。非有所以生之者。為之主耶。極者理之至處。大者大之至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乎天地。運行于天地。中皆變通也。而莫大乎四時。昭著于天地。間皆懸象著明也。而莫大乎日月。至若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誰非崇高。惟富有四海。尊為天子者。為尤大。智者作法。巧者創始。誰非制作。而徭水火動植之物。致斯民之用。立大小方圓之器。利天下之民。惟聖人為尤大。天人之功用如此。而神物可知矣。至若理散萬事。雜然賾也。能探討之。理伏幾微。淵然隱也。能索出之。理妙于氣數者。深也。鈎之使明。理限于時勢者。遠也。致之使近。于以定天下之吉凶。而得失之報明。成天下之亹亹。而趨避之不倦。若此者。惟夫尸以筮。龜以卜。前民者。无加矣。莫大乎尸。龜。鳥。

此承上
大業素
正言易
中之大
義

上言定吉凶生大業此卦登之功用也而非尸龜則无以彰故此
舉造化人事之大以形容尸龜功用之大見尸龜之用參天地配
四時並日月與富貴同尊與聖人合德也天地四時日月盡乎造
化矣富貴聖人盡乎人事矣蘇子瞻曰天地四時日月天事也天
地所不及富貴制之富貴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者龜決
之重尸龜一句講尸龜處須粘著聖人說補出致用利天下方佳
備物致用因材質之宜致取用之節也物是天地間見成之物
如以五穀為粒食以禽獸為鮮食以薪供火以水供湯之類是也
立成器是制有成之器也如教人網罟以佃以漁舟車以濟弧矢
以威重門擊柝以待之類是也兩句對說可或以立成器在備物

致用做出亦可

賸隱深遠總之是天道民故分四平看皆卦爻

所具吉凶攸寓者也如事理雜揉諛如此做又該如彼做謂之賸
探者討而究之以歸于一也如事机物兆尚潛藏而不露謂之隱
索者攷而求之以洩其秘也根于理數入于性命不可窺測者為
深鉤則曲而取之使淺而易見也如在千里之外千百載之後不
可逆料者為遠致則推而極之使近而易知也一說賸者常隱
探討至賸而索出其隱深者嘗遠鉤取至深而推致于遠李九我
主此 疊：根吉凶來朱子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
肯向前動有疑阻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住不得則其所
以疊：者卜筮成之也

定吉凶

一句與

大業

應宜

上卷

卷一

三

此節要玩箇大字。易之理本于太極。天下之至精也。易之用通乎天下。天下之至大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然易雖作于聖人。而原實由于造化。故惟天之生物也。尸有圓神之德。龜有伏藏之智。而後聖人法而則之。尸用以筮。龜用以卜。不過則天之所生耳。卜筮中有變化。非无自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各有變化。故聖人效之。而九六迭用。剛柔迭居。鳥卜筮中有吉凶。非无自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天垂象。見吉凶。故聖人象之。得斷以吉。象休徵也。失斷以凶。象咎徵也。蓋由當時龍

馬負圖。而出于河。神龜載書。而出于洛。九宮八卦。皆兆其數。陽進退。皆居其中。而道之變化。幾之吉凶。于此而顯。天蓋以此理著于圖書。而聖人則之耳。何莫而非天道之自然乎。

此摠上文言尸龜立。而天道人事之用已備。豈不至神矣哉。然皆本于造化也。以天生神物二句為頭。下面變化吉凶卦畫。皆卜筮中有者。皆根神物來。有神物則有往來閤闢之變。而陰陽之變化。天地之變化也。有神物則可以定天下吉凶。而卦爻之吉凶。天象之吉凶也。有神物則有儀象八卦。而奇偶之成。又定象。河圖洛書之文也。

此章因莫大乎尸龜。句河出圖。洛出書。句。遂于興神物制而用之。

併此節俱以下筮並言。細味章內數易字與尸之德節儀象八卦等節通章宜以尸言興神物制而用之俱指尸。此節亦指尸而龜只帶言耳。然作易本于河圖何以言洛書也。亦以理一而已。圖書之縱橫黑白不出陰陽易之儀象不出奇偶則之非規、模倣其方位與數也。即擬形容象物宜也。悟一陰陽字便破圖書之義耳。切不可謂則書以作易。尸龜圖書皆有迹故曰則日月有象故曰象變化屬氣故曰效。陸庸成曰尸之神天人參焉者也。聖人又因天地者也用著以筮即則天之所生著策之變化即效天地之運著卦之吉凶即象天之所見著數之大衍與參伍錯綜即則天地之圖書於是撰著求卦之後民得以見所示聆所告知所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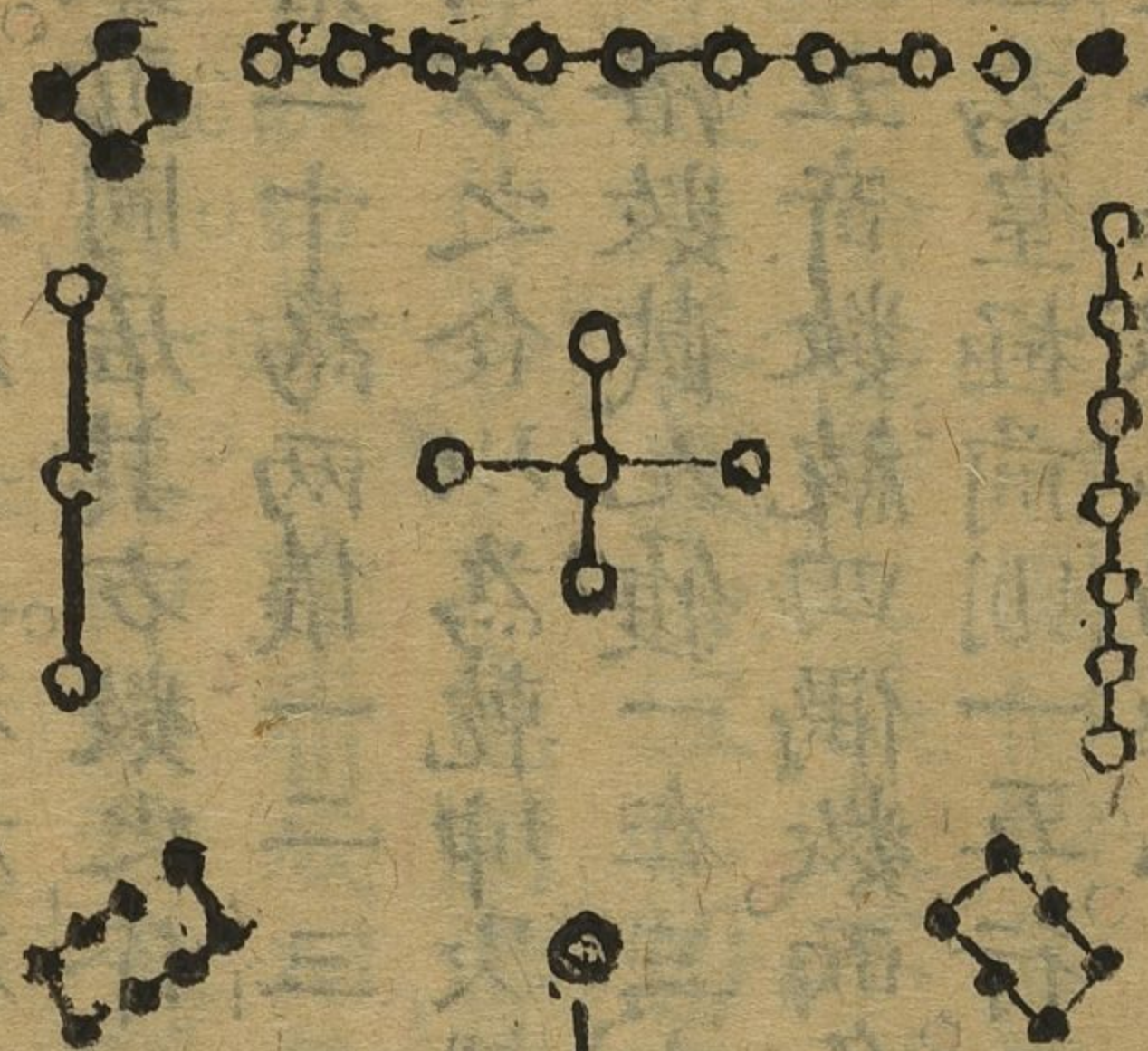
宜照陸說以尸

天地之用無不前矣

圖數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此是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居其方數之体也。則圖以画卦虛五與十為太極奇偶各居二十為兩儀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坎離補四偶之空以為兌震艮巽為八卦也。洛數戴九履一存三存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獨居中此是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數之用也。則書以叙疇實其中五為皇極前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後則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福極也。先儒有謂羲皇格天而出圖神禹格地而出書以河洛分天地不可從

洛

書



按書與圖實相表裏。其中五即圖之中宮數也。圖以生數統成數。書以奇數統偶數。故圖主合。書主分。分者未始不相連也。圖一六居下。書則一六連矣。圖二七居上。書則二七連矣。圖三八居左。書則三八連矣。圖四九居右。書則四九連矣。圖太陽一連九者。書一九對位也。圖少陽三連七者。書三七對位也。圖太陰四連六者。書四六對位也。圖少陰二連八者。書二八對位也。然何以缺十。圖之中原為成數之終。以衛五而居沉。書之八位相對。皆得十數者。故缺也。五獨在中。凡往來交錯。數各十五。以分陰陽老少。則向者乾鑿度之說不可廢也。

姚承菴曰。世謂河出圖。聖人則以作易。洛出書。聖人則以叙疇。不

知此圖書相為表裏無非易之理也。則圖可以作易。則書亦可以作易。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其位主於合。而其序主於生。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其位主於離。而其序主於尅。圖著其方。以象而存數之體。對待之易也。書著其圓。以數而呈象之用。流行之易也。虛實其中。恍乎太極也。離合進退。宛乎四象也。析其四正。補其四隅。依稀乎八卦也。故曰聖人則圖書而作易。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易既作則有象辭占矣。何非前民用哉。吾見樸尸之後。易有陰陽老少之四象。純乎老少者。示人所值之卦也。雜于老少者。示人所值之爻也。所值卦爻各有所係之詞。彖言象。告人以全体。

也。爻言變。告人以一節也。至若詞之所告。定之以吉。所以斷其趨也。定之以凶。所以斷其避也。至此則志无不通。務无不成。疑无不決矣。故曰夫易云云已者也。

此正與神物以前民用。樸結上文與首節相應。示即通志。告即定業。斷即斷疑。象詞占俱指樸尸言。潘雪松曰。此篇專言尸之神。然尸之所以神者。以其能取出卦之方。知六爻之易。貢者以示人而定吉凶之占。使人得以生大業。此所以神也。三句宜串說。重吉凶上有象。必有詞。有詞必有吉凶。玩一定字。斷字。樸見通章卜筮之易。无非欲人趨吉避凶。以奉天道而已。陳氏曰。統而觀之。可見聖人作易本于一心。原于造化。以立卦爻。

之法象而裁尸策之变化者无他道也不過使人卜筮以知吉凶成事業而已始之以開物成務終之以示所以告所以斷也故曰易為卜筮作。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大有之上九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何哉以盡保有之道耳祐者助之義也順者天道能順則從理无遠天必眷矣信者人道能信則誠一不二人必從矣上九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身所履者信而動必以實心所思者順而慮以下人又尊尚六

五信順之賢此皆滿而不溢盡處有之道而合天也是以云利也。

易只言天夫子無言人者天心與人心一也合得人心便合得天心履信思順就上九下從六五上看出他立志制行來信在心曰履順在事曰思内外交致信順之極也此非履滿不溢者不能獲福于天豈偶然哉。

按此非錯簡也言入于此四象所以示係詞所以告者依其吉凶斷而行之則天无不祐助故引上九爻詞以證之。

子曰書不章全旨此章重一意字前三節言聖人作易之事惟立象以盡意而以乾坤二節申之後三節言用易之事貴得意而

忘象而以極賾四句引之作易。用易皆非聖人不能也。按一部
易書乾坤二畫包盡。及論到極處則又併乾坤忘之。所謂聖人之
意。只在一竅神明中會之耳。

程敬承曰。前數章贊易之神曰无方。曰不測。曰不疾。不速。利用出
入。詳哉其言之矣。尚未論及用易者之以人而神也。故語立象盡
意而歸諸神。語得意忘象而歸諸神明之人。不有其人而易道豈
能自神哉。故神者道之入于无形者也。神明者德之体于不言者
也。人之神與易之神合其斯為至妙至妙者欤。

細分之首節以立象盡意為主。乾坤節見象所由立形。上節見意
所由盡。夫易二節不重。只是原卦爻引起下文耳。以作易言則曰

謂是變通因化裁推行而後有也。以用易言則曰存是化裁推行
因變通而後施也。自成自信自變自通。斯所謂神明之人。即前立
象盡意之聖人也。故又曰存乎德行。玩開口說書不盡言。不
盡意。便知此章大旨。惟不盡意。故欲立象以盡意。亦惟不盡意。又
欲得意而忘象。
子曰書不盡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
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
鼓之舞之以盡神。

子曰書以載言。而言之煩悉。非書能盡言。以達意。而意之含蓄。
非言能盡。然則聖人憂世覺民之意。終隱而不可見乎。曰非也。

聖人極天道民故于一心意欲宣之覺世也。以言之所傳者淺而象之所示者深。于是画一奇象陽画一偶象陰則体貞對待而包含无外用妙流行而变化无方。言與書不能盡者以象盡矣。然意之所包有情偽情偽未盡即意未盡也。由是即此象摩盪之設為六十四卦則消息異時而小大判當否異位而淑慝分。情偽有不盡乎。意之所發有言未盡即意未盡也。由是即此象發揮之係彖詞以言材而全体義著。係文詞以言變而一節義彰。言有不盡乎。然卦詞既立其体使不有達其用。聖人之意窮矣。于是即象之趨時者制為七八九六之變通之可行則吉趨凶避行无不宜而利盡矣。由是即象之變通者作民行之

情妙為鼓舞則自趨自避莫知誰之所為而神盡矣。盡利盡神聖人之意有遺蘊耶。

重立象盡意而設卦係詞變通鼓舞則象之愈演而愈詳也。盡情盡言盡利盡神則意之旁通而曲盡也。聖人何意吉凶與民同患之意也。此意非言所能盡又不能使天下默喻吾意則有立象以盡之情偽象之淑慝也。言象之精蘊也。變通象中摩盪之机也。鼓舞象內自然之用也。盡利至于入神意无餘蘊矣。

立象以奇偶言設卦以六十四卦言。朱子曰盡意不獨聖人有這意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盡情偽不是聖人有情又有偽自是卦上有這情偽情只當善惡言。係詞根情偽來情者吉詞偽

者凶詞。盡言者凡他書所載一事自為一事。一言自為一理。不能相通。易是稽實待虛。只依卦爻之象說个道理在此。使天下之事无不諛。天下之人无不可用也。故曰盡言。交通以占言。因尸卦陰陽老少之變而得其通行不滯之理。趨避從違由此以決。故曰盡利。楊氏曰盡意盡情偽盡言者皆所以為天下利。即爻詞之利无所不宜也。恐其利未盡又于往來之變通之。鼓舞不出變通之外。有此變通之利則民皆樂于趨勇于避若聖人振作而興之。此民生自然然而然不知其誰為之使是為盡神。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然立象所以盡意者。以此乾坤二畫其能包含夫易變而為易之緼耶。試觀乾列于左坤列于右。雖未陰變陽化而所以化陰變陽者已立乎其中矣。向使毀此乾坤之畫而不立則何者為陽何者為陰變化之体不可見矣。變化之体既不可見則陽何以化陰何以變。化之用或幾乎息矣。夫變化必不可息。此所以必立象也。上文立象盡意只說个大概尚未說到立象所以盡意處。故此舉乾坤以申釋之。以見乾坤二象不可不立也。至下節方說出盡意前三乾坤以兩畫言末乾坤以陰陽變化言。四易字俱指變化舊以首易指易書。

緼與門別。緼是從他包蓄處說。門是從他生出處說。乾坤立而
 易立乎其中。是象一立而設卦係詢交通鼓舞皆自此出也。乾坤
 毀至乾坤息。是象不立而設卦係詢交通鼓舞亦自此泯也。要
 之。乾坤變化那有息時。特反言以明。乾坤為易之緼。必不可无二
 象之立也。下節形即象也。而道器融貫。變通事業出焉。則意盡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
 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象立而意何不盡耶。故此乾坤之在卦爻也。陰陽之形也。自其
 超于形而不以象囿者。形而上也。斯則太極真機主宰。是器者
 謂之道。固乾坤之精也。自其泥于形而可以象求者。形而下

也。斯則奇偶成質。承載是道者。謂之器。固乾坤之迹也。因此
 乾坤自然之化。而裁之為七八九六之數。則或七或九。陰變為
 陽。或八或六。陽變為陰。不謂之變乎。亦乾坤之為變也。推此乾
 坤化裁之理。而行之于日用動靜之間。則吉凶明而事無疑。趨
 避決而行无窒。不謂之通乎。亦乾坤之為通也。至于舉此變通
 之法。措諸天下之民。使民皆因筮求變。因變求通。則務无不成。
 業无不定。謂之事業矣。事業又孰非乾坤之妙用哉。曰道曰器。
 易之体所以立也。而情偽與言盡此矣。非聖人意之著乎。變通
 事業。易之用所以行也。而利與神盡此矣。非聖人意之推乎。信
 乎。乾坤為易之緼。而立象足以盡意也。

道字
亦佳
所
即道
裁也
措也

此節正是盡意承上言。乾坤為易之緼，則易中所有何者非此乾坤。程敬承曰：象形也。奇偶二爻是也。當初聖人畫象本以該載道理，特理无形而奇偶有形，有形者即以形天地間之无形者，故形一耳。非果有上下兩層也。道與器亦一耳。非果有精粗兩岐也。蓋自易之理言則為形上而曰道，自易之畫言則為形下而曰器。大意謂此象立而天地間之无形者有形者俱載其中，以明乾坤二畫包蓄無盡耳。是故有自然之變通，有自然之事業，特因化裁推行舉措而後見原非待此而後有也。此立象足以盡意也。

措也

即今把這卦爻看上面都有一層道理在，而卦爻不過其象貌耳。化是陰陽本有的，經聖人裁過便為變化。化已是漸次將變了，變便變了。如陰窮于六，將化為陽，聖人裁之為陽，畫把陰的頭面都改換了，故謂之變。有變而當動之爻象明矣。據此當動者而推行之，即是通。是通其變之化裁者。化裁推行舉措一說俱屬聖人事業亦屬聖人之事業。桃鳳梧曰：只說易之所有，方與首節有別不必著聖人。看來道與器即乾坤為易之緼，變與通即易行乎其中，有道器以為體，有變通以為用，與天下之民共由使之，利用厚生便是事業。陸庸成曰：惟乾坤為易之緼，故形上之道即形下之器，而有惟易

立乎其中。故遂接化裁之變。通非徒數也。數乘道往道與器備舉措非徒法也。緣法得器。緣器正道。此聖人之意所以盡也。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聖人立象意固无不盡矣。得其意而善用之。又存乎其人也。嘗推卦爻所由立而知易不易用矣。是故夫象云云。是故夫象接上文申言象所由立。見此象非形下之器乃道之所以待人行也。不曰是故夫爻者爻。因象而係不得與象並也。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此下節
六存字皆
用易之

卦象天下之至賾。故極賾者存乎盡情偽者也。爻效天下之至動。故鼓動者存乎盡言者也。

聖人見天下之賾。見賾之皆道也。見天下之動。見動之皆道也。惟見道于賾而立卦。故卦可用以極賾。惟見道于動而係詞。故詞可用以鼓動。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由是揲尸之時。因陰陽自然之化而裁為七八九六之數也。則存乎卦爻之變。為凡四為奇。之純雜不同。皆陰變陽也。凡八為偶。之純雜不同。皆陽變陰也。裁之而七八九六分矣。極數

之後因化裁可行之理而推于出入云為之際也則存乎卦爻
之通焉。變在于卦。必有當動也。變在于爻。必有可行也。推
之而出入云為利矣。然執易以求變通。恐用易而未忘乎易也。
若夫不離變亦不滯變。行夫通不泥。夫通神應而妙。明覺而融。
則存乎其人焉。所謂其人者。必沉潛淵默而變通自成。且不假
意言而變通之理。油然而孚契。此正神而明之者也。則存乎德行
焉。造理精微。履事純熟。吾心有自然之變通。故卦爻變通不得
泥也。不則成。未能也。况默哉。信未能也。况不言哉。能由聖人之
象。冥聖人之意。耶。信乎易。非聖人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用也。
極賸鼓動化裁推行四句俱輕。只引起末二句耳。蓋變乃聖人所

裁以盡利者。人亦裁此而已。通乃聖人所推以盡神者。人亦推此
而已。神圓妙不測也。明精晰昭融也。神明是吾心本体。神妙萬物
何象之圓。神无不通。何象之物。化裁推行不過吾心之用耳。默成
二句正是神明處。无所作為而變通之理。渾然完具。不假言說而
變通之理。真知无疑。德行得于心以為行。以德為行。涵養深而神
化備矣。所謂知來藏往之人。欵說作易終之盡神。說用易終之神
明。信乎變化之道。一神之所為而已。
程敬承曰。默深潛玄邃之謂。聲臭俱无之境也。默則神完而德全。
故曰默而成之。不然稍有洩漏。便有虧欠矣。信何以不言也。人心
疑則有言。不疑而何言焉。見之真而行之篤。得諸心而体諸身。不

徒言也。亦不容言也。道還于默而心冥于神。至矣哉。所謂神明其人乎。又曰。成變化。猶事擬議。曰。默成則併擬議忘之矣。形上之道。渾无形聲。默即道之真体也。默成神之所為如此耳。此章一篇。雖雜出其大旨。不過曰。聖人立象以盡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摠意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文象。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首言書不盡言。不盡意。欲學者自得于書言之外也。而終之曰。神明默成不言而信。則易果非書言所能盡。而人當得意忘言。求之身心之外矣。

上下係首。此行舉易簡末章皆言德行。但下係末章言易簡亦言德行。上係末章言德行不言易簡。倘此所謂德行者。即為易簡耶。上係詞共十二章。前六章贊易之道。後六章贊易之用。易之道在造化。易之用。在尸卦也。

金瓶梅

金瓶梅

金瓶梅

一

